ECOLE FRANÇAISE BIBLIOTHÈQUE D'EXTRÊME-ORIENT

道教源流卷中

蒲山大覺禪寺度牒福田和尚臨濟譜沙門安禪編輯

儒教　夫儒教者始于耆頡至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至孔子孔子前身是儒童菩薩托生于周靈王魯國也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顔氏哀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二月庚子日申時生有二龍遶室五星降庭身長九尺胸中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閒有一十三彩目有六十四理壽七十三歲至壬戌年四月己丑日孔子卒生三歲時父叔梁紇卒孔子見周道夌遲自衛反魯遊杏壇泗濱之水而教道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而達書于顔氏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皆作仁可知禮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詩教者流通知遠樂教者廣博易良易教者潔靜精微禮教者恭儉謙敬春秋者屬辭比事春秋傳有三謂公羊叔梁左氏禮有三周禮儀禮典禮是爲九經易者周文王公所

繫曰周易。二載增刪禮記曰戴禮。二毛增註曰毛詩。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孔子作春秋。因獲麟故曰麟經。司馬貞作史故曰馬史。於丁巳年。孔子刪定六經。至庚申年作春秋絕筆。夫儒道之在中國也。能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卒至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其有功於世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不可去。不可去而可謗訕聖賢乎。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楊子雲悟大玄之妙。而諂事新莽。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魏武。是皆出于儒。而寔儒之罪人也。豈以其流不肖。而謗聖賢乎。

孔子尊聖　列子仲尼篇云。吳大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雖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太宰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孔子曰。丘聞西方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子問禮　孔子言於南宮敬叔曰。吾聞諸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今往矣。遂與南宮敬叔至周問禮於老聃。是時孔子二十六歲乙亥

奇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老子猶龍　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為網。遊者可為綸。飛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醯雞在甕　一日孔子謂顏回曰。丘之於道。猶醯雞焉。微老子發吾之覆也豈知天地之大全哉。醯雞乃醋中之蚤蚋。故云。醯雞在甕。不知亭育之高深。田父在池。莫識堪輿之博厚。

攻乎異端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學也。以害夫正道之大也。如荀楊之論性。莊列之虛誕。孫吳鬼谷之權謀。申韓之刑名。楊朱之為我。墨翟之兼愛。子莫之執中。鄉原之和。子流俗。皆是汙于世上之正道也孔子以佛為聖人。稱老子曰可吾師。何以拗直為曲。自尊己體。指佛老為異端哉。是學孔子反背孔子之言尤甚。何異陳相背師。逢蒙射羿者乎。

聖我不能　聖門稱孔子既聖矣。子曰。聖則我不能。但我學不厭教不倦。門人答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然則夫子既聖矣。

魯廟坐器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謂坐側爲鑑戒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君子以爲至戒。常置于坐側。孔子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力能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易地皆然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處于陋巷。一簞食。一瓢漿。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其道。易地則皆然。

苛政過虎　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哀哭于墓。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似有憂乎。婦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孔子曰。何爲不去。婦曰。此間無苛政。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猶猛於虎哉。苛音遐惡也。

仲尼埋狗　昔仲尼之狗死。使子貢埋之。孔子曰。吾聞之。弊帷不棄。以埋馬。

也。穽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而無蓋。其封也亦與之席。

一朝易簀　一朝易簀者。易換也。簀席也。孔子臨終時。告弟子曰。易其舊簀。而以新席。今人至死曰易簀。

梓里歸寧　縣宰赴任之後。使人種樹于路旁。自縣治至本鄉。係同鄉時。則依梓路。時人同鄉號爲梓里。

老送孔子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夫當世而聰明深察而近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子曰敬受其教。

三絕十翼　孔子三絕韋編。十翼始成。一彖上傳。二彖上傳。三大象。四小。五上繫。六下繫。七文言。八說卦。九序說。十雜卦。三絕韋編者。絕斷也。韋編冊之絕也。

目擊道存　孔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問曰。夫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及見寀無一言乎。子曰。此人目擊道存。豈可以言說。

三計圖　孔子三計圖云。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寅若不起日無所辦。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

不飲盜泉　孔子忍渴于盜泉李白云。同東避朝歌掩口去盜泉項仲山清節不敢妄取。每飲馬渭水投三錢而去又赫廉常遠行於路。每飲投錢于水而去。富弼妻云。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子病請禱　孔子疾子路請禱。子曰。丘禱之久矣藥師經云。世人不知行善積德。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在卜問覓禍殺種種眾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可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說便令橫死。

王者香　孔子見蘭嘆曰。夫蘭者當為王者香。今與眾草伍。乃援琴倚蘭操。時孔子周流天下。自嘆不逢時。故托同于蘭香。

鮮知其味　禮云子曰。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不學弗臻其妙。又中庸子曰。人莫不飲食。鮮知其味。

焚書坑儒　戊子年。秦始皇置酒于咸陽。議禁書有藏書及百家語者盡焚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者同罪。將四百六十餘人坑于咸陽。漢高祖不事詩書。優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而不相入

絕糧在陳　山西泗水之濱有杏壇。孔子與弟子說道處。時孔子將適楚。道過陳蔡。陳蔡大夫。發徒弟圍之。絕糧七日。惟食藜羹與糝。米屑七日不舉火。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徒弟三千人。而舉七十二賢者。謂夕在泗濱相依陳蔡亦常隨之

不免虎口　柳盜蹠乃展禽之弟也。率徒弟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身。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孔子以禽不能誨其弟。率顏淵子貢往說之曰。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牧養昆弟。恭祭先祖。此聖人太上之行。天下之願也。蹠大怒曰。汝魯巧僞人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辨是非。盜莫大於汝。天下何故不呼汝爲盜丘。而喚我爲盜蹠乎。子自謂聖人耶。再逐于魯。削跡于宋。窮于齊。絕糧于陳蔡。不容生于天下。以汝所尊者。堯舜等。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爲天子。後世絕滅。介子推尾生。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子所言皆我所棄。亟去走歸。勿復言之。孔子愕然而退曰。吾幾不免於虎口哉。

心齋坐忘　顏子問心齋孔子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故云。顏子之心齋坐忘。謂如虛心如愚也。

薰蕕異器　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爾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鼓鼙之音。上振于天旌旂紛繽。下蟠于地。鎗當一隊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子貢曰。賜願得齊楚合戰於莽泱之野。兩壘相望。挺劍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之患。顏回退而不言。子曰。汝獨無願乎。回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堯舜不共國而治。以其異類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家室離曠之思。千載無戰國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子曰。美哉。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顏子之子有焉。薰即香草。即灵陵也。蕕音元。臭草也。

桓魋伐樹　孔子與弟子集於樹下。時豪富人名桓魋。遂伐其樹。

無失親故　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曾子殺人　曾子至孝曾人。孔子弟子。與曾人同名殺人者。人告之母曰。吾

子不殺織機自若少有人告曾子殺人母亦自若又一人告之母卽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其實子無殺人因同名而致此

曾子辭祿　曾子居魯三日不舉火一年不製衣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魯君聞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施不吾驕也吾豈無畏乎

人聞鳥語　魯人孔子弟子名冶長能識衆鳥音聲貧而困居無以給食有鳥飛鳴其屋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方有個虎拕羊汝食肉我食腸急取勿徬徨冶長至果然長取而食之及忘羊氏追跡得其角訟為曾公証長盜羊曾君不信鳥語繫長于獄孔子知之白于魯君魯君不解未幾鳥復至獄門呼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上水澤山傍當急禦之勿徬徨長以語獄吏吏白于魯君魯君使問之果然遂釋之而厚賜欲爵之長耻不受

教門木鐸　木鐸者金口金舌曰金鐸軍法用之金口木舌曰木鐸文教用之振以警衆語曰天將生孔子以木鐸

藜杖應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户不完以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溼匡坐

而彈。子貢乘大馬。衣輕裘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于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

三緘其口　孔子入周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安樂必戒。無所悔。勿謂可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行伺人。

一元天運　一元天地之數。自子至亥。總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

天子九寺　太常音樂　光祿酒饌　大理刑律　宗正皇親　太府庫藏　司農種田　鴻臚番客　太僕車馬　衛尉敷設

璠璵琬琰　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琬琰是玉圭之名。

天子四祭　春初祭。夏禘祭。秋嘗祭。冬蒸祭。

四時天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信不可去　孔子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是故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齊桓

公不背曹沫之盟。不背曹沫于阿之盟。反魯侵地。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持三日原不降命去之。齊文侯不廢徙木之賞。徙三丈之木北門與之五十金。秦伐趙。趙取救于齊。齊不聽。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禍及齊。救趙之急。如捧漏卮而灌焦釜。

天地高厚　天形如倚蓋。地形如碁局。天如雞卵白。地如鷄卵黃。天總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千年。升而爲天。天之精華凝結。而爲日月星辰。地總開于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之爲地。地之靈氣。構結爲山川河海。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

金聲玉振　孟子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者鐘也。聲者宣也。八音未作。先擊鐘以宣其聲。玉者振也。振者收。候其闋後擊磬以收其韻。

無後　夷齊絶嗣。集由無後。孔子稱聖之清。秦伯太身。荆軻殞命。比干剖腹。介子焚身。而聖賢称爲忠德。

蔬食飮水　孔子曰。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禹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論語曰。蔬食飮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

夷狄人主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狄者。未聞變於夷狄者也。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州西夷之人。大禹生於石佃。日底出於蕃。由余生於戎。李札出於蠻。

禹懸五音　禹受舜禪。懸五音以待四方之士。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以告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獄訟者摇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鞀（音陶。鼓有耳有柄。）

臯魚立哭　孔子適橋中路。聞哭之甚哀。至臯魚也。披褐擁劍。哭于路左。孔子下車問故。對曰。吾向有三失。晩悔不及。子曰。三失可得聞乎。對曰。吾少時好遊。遍歷天下。及還而親喪。一失也。高尚其志。而不仕。致庸君晩無所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于親友。老而無所托。三失也。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誡。

赤虹化玉　孔子作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黄玉。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螳臂當轅　螳性多怒。每見車過。即奮臂迎之。孔子曰。此天下之勇蟲也。
儒家怪異　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
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而泣。至若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
啜菽飲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瘞。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也。
小人樊須受弗金　樊遲役志于農圃。孔子曰。小人樊須。孟子在宋。宋魄以弗金百兩。孟子受之不辭。弗金即好金也。
却行求前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路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求其治。是猶却行求前。豈可得乎。
聖賢聞過　孟子曰。子路人告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大禹聞善言則拜。蓋不待有過而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世無知音　伯牙撫琴。志在高山。晉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俄而志
在流水。伯牙曰。善哉洋洋乎志在流水。後子期死。伯牙以世無知音。終身無復鼓琴。
無道不處　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不去也。
人生逝水　一日孔子經行。見水上流下。嘆曰。人生如逝水者。水流去也。人生至死。如水去而不返也。

仰彌高　顏淵嘆夫子之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孟子告子　孟子告子篇云。孟子見告子。言性猶杞柳。義猶桮棬。而闢之。謂其率天下之人。而冠仁義。

子野仲由　子路問夫子爲政何先。子曰。正名。子路以爲子之迂也。奚其政。故夫子曰。野哉仲由也。

攻冉有　夫子以冉有爲聚斂之臣。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十六字　寬裕溫柔。足有以容也。發彊剛毅。足有以執也。齋莊中正。足有以敬也。文理密察。足有以別也。凡十六字。乃人仁禮智之德也。

三月不違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盖言其久而無纖毫之私欲。

館甥　孟章問友。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佳婿也。甥于二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言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由之與求　子曰。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何有。只許以其臣之器。

祭在誠敬　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是以祭禮只在誠敬。非在物也。

子謂子路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曰。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葢為子路粗出於精微處多未達。

至道無言　道云。視不得見。聽不得聞。離種邊名曰妙道。又云。道難說。須當自悟。法可傳。道不可傳也。予曰。視不用目。離耳目之用。自然得性。又云。道本無言。辭生理散。又云。吾知乎哉。無知也。

施恩不望　列子曰。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常昏。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常昏者照而無心。凡施恩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物。

男女成字　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音雞 十五歲

湯諤桀唯　家語孔子曰。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天地覆載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

子由孝親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外。身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兩。積穀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天且劓　睽卦六三爻葢三居二剛之間。不得其安。欲進與五。令則四阻於前。志行力進。故天且劓。天髡首。劓割鼻也。

面牆而立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面牆而立。言其一物無所見。一步無所行。

知我罪我　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之横流。存天子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罪孔子者。以其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肆則慽焉。

養浩然氣　孟子曰。我四十年不動心。至大至剛。直養無害。而成浩然之氣也。

函人　周禮云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

元君戒諭　福生於淸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瞋。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説。不干己事莫妄為。默默默無限神僊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寃家從此盡。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忠君王。孝父母。敬尊長。奉有德。别賢愚。恕無識。物順來而勿拒。物既放而勿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暗

昧。筭計失便宜。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平生。可嘆可驚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戒之。戒之。

國政三要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

童真初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人不學不如物。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理。

還我頭來　昔關公。自決石遇害之後。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所。乃荊門州。當陽縣。玉泉山寺。有一老僧法名普靜。乘夜月白清風。三更已後。普靜止在庵中默坐。忽聞空中有大人呼曰。還我頭來。普靜仰面而觀。只見空中一人騎一免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黑臉虬髯之人相隨。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雲

長安在。關公英愧頓悟。即下馬乘風落于庵前。叉手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昔日鎮國寺中。與相侯相會。公曰。向蒙相救銘敢不忘。今某已遇禍。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人頭又將向誰索耶。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後往往於玉泉山寺。顯聖護民。民建廟四時致祭。

帝王受戒　唐貞觀。詔法師玄琬入宮。為皇太子。諸王妃嬪。受菩薩戒。周建德元年。詔禪師僧璿至京。令公卿咸受十善。宰相裴休房融。受菩薩戒。鬼神岳帝。受戒于元珪。山神受戒于曇邕。高王降祝。受戒于聰法師。隋文帝受戒于經法師。煬帝受戒于天台。梁武帝築壇禁中。延釋慧約受菩薩戒。輒屏袞服恭受田衣。當受戒時。有一鵲。二孔雀。歷階而升。驅斥不去。至於戒畢然後飛騰。此帝王之盛節。有國祚之祥徵也。而人以臺城譏之。噫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御宇而年半百。處世而壽八旬。求之古今斯亦罕矣。況乎持律則一食。而儉勤民。或漱水以過。又帝之素行矣。至於遇難安命。却食接心。正。不負所受之戒也。

唐迎佛骨　唐憲宗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上詔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舍。唯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切諫。以佛與夷狄一法。爾上怒。加愈極刑。裴度為之請命。遂貶潮州。潮州之地無人可語。遂三通書于大顛。大顛不顧。遂造大顛廬。作禮參叩。大顛喻引來意。有留衣亭。

魏武除佛　魏大武七年。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譏于佛法。帝然之。遂滅佛法。逃僧梟斬。後延曇始沙門頂禮懺過。帝感疾疫。遂誅崔氏。不興佛法。自晉失御中原。雖國分十六。而各各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於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背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天震而死。及瘞又震出之。其子昌襲位。破長安。滅佛法。逢僧皆戮。沙門曇始被刃不傷。因爾愍尋為北朝後魏所滅。

周武除佛　周武帝。初信佛法。後納道士引賓之。及衛元嵩之讒。將除佛教。道。安法師。着二教論抗之。不久。釋道二教並除。不滿五年身没。

唐武除佛　唐武宗。會昌七年。道士劉玄靖。趙歸真。非毀佛氏。沙汰佛寺。後遍体悪瘡。狂乱旬日。不能言而崩。宣宗即位。以道士蠱先朝。毀佛教。救功德。使楊欽。又捕趙歸真。刘玄靖。鄧元起。十二人。並集朝庭。誅之。又詔察使官。李德裕。佐毀佛道。貶朝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悪疾而卒。

晉帝僧拜　東晉。成帝六年。庾氷輔政。帝在幼沖。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何充。謝廣等。建議不合拜。返往三議。遂寢。

安帝僧拜　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上疏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孝土。而趣超方内。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礼。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輕重。

太宗僧拜　唐太宗。沙汰佛法。製拜君親敕。成秀道宣等。上表。及臣僚書國

議不行。嗚呼。人君毀佛必有濟惡。魏武以崔浩。周武以引賓。唐武以李靖。究之大法。如日在天。不受毀辱。而君臣俱蒙惡報。至若沙汰而桓玄在晉。付奕在唐。姚崇於明皇。李訓于文宗。皆牽時事不遂其志。若周世宗天性毀佛。不得其佐。翰歐天性誹佛。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當甚太武。翰歐逢三武。不減李訓崔浩。陵遲德裕竄死。不令之終。亦足為報。然則翰歐非藉善友道力挽回。不能善其後也明矣。

高祖沙汰　唐高祖丙戌九年。太史令付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言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謬起三途。偽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良。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乱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上詔百官議其事。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當治其罪。

奕曰人之大倫莫若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者無親瑀之謂矣上亦惡沙門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僧咒傳奕　唐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令甦太宗使飛騎中壯者試之皆驗因問傅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試咒臣必不能行王令術傳不能動須臾僧忽僵僕不復甦

敬王者　桓玄中庾羽之議欲沙門敬王者朝多秉風旨桓玄玄問遠禪師師恍然懼大法將淪答書云袈裟非朝庭之服鉢盂非宗廟之器着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趙鳳斧　五代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

國無幸民　五代漢司勲員外郎李欽明上言古語有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饑寒者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斗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計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匹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

千萬匹綿五千萬兩此輩不耕不蚕窆斁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云人面獸心　唐太宗時付奕七上疏沙汰僧尼帝以疏示諸僧衆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論以進奕云西域胡人者人面獸心貪逆悪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琳法師對曰按史記歷帝王檢目律及陶隱居年紀云包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首女媧氏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于東夷文王生于西羌簡狄吞鷰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胸而出伊尹托身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称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倪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懐聖德老子亦托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迹文祖妳益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光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

南自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蒼生爲本若言生在姜胡出自戎虜使爲悪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是師敬

守道履德　奕云包犧以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琳法師曰史記淮南衆書云黄帝時出蚩尤銅頭鐵額作乱天下與黄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琢鹿之野凡經五十二載顓頊又誅三苗於洞庭又殺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而取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是時化出流金爍石繳大風於青丘斬修蛇于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嬰於悩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懐山襄陵黎民阻饑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自其心而栢谷子退耕于野三苗不修德政武親滅之夏桀居之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逄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七十二戰大旱七年江河枯竭流金礫石高宗伐鬼方

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虎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流血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旂。而夷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采薇又云。宣王征南上來所道。並是三皇以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此時無佛。足可清平。何多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為姚石暴容永嘉之世。豈各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也。

無佛大治　奕言。帝王御世。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短祚。自庖犧以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世。君明臣忠。琳法師對曰。夫理雖深。據言賓寔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感聖明。如尚書之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

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國止一身不能及嗣尒時無佛
何不世世相傳遽遭磨滅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簒十五年浞簒十
二年夏皐十一年夏發十二年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
有文章大禹謨云禹卑宮室菲飲食皂帳綈衣盡力乎溝洫爲民治水於
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
之世其臣有窮之君后羿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作乱凡
二十六年簒夏自立當時無佛簒逆由誰殷湯治十三年太丁治三年仲
壬治四年太乙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
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于鳴條甚
有仁德尒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太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
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子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
簒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旣稱忠㒒之世尒時無佛何爲迭

起敝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絶嗣。僖王治五年絶嗣。項王治六年。匡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治七年。靜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百一日。哀王治三月思王治五月。奕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無佛無迹　奕云。佛未出時。前世無纂逆者。琳法師云。昔周烈王弟顯王纂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次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哀王。考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注周滅。後始稱王。在位五載。孝文王式一年。襄王楚三年。始皇政三十七年。胡亥三年。殤帝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伯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紀陶公竝云。秦是纂君。不依恩政。次弟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指虛爲實。有何意見。秦時。犯築長城。備胡人。偽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乱。關東。漢時。兇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漢

高祖在位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高弟四子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一十七罪。藿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尒。後漢九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武撥乱反正。明帝致治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棲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被臻。兆民胥悦。垂汾泪磅礴之恩。布通天滿泉之澤。信道俗之白眉。為群英之稱首。何殊朝菌之知晦朔。蟪蛄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掩耳安可言清。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迷。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遥一部。猶述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不懃周夏。如言有佛祚短何故年長。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拔

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尒時佛來何故年夂。

嘆吾道窮　按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旣是聖人必能臣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至衞削跡。在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慙喪狗之呼。雖歷聘諸侯。莫能見用。當春秋二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尒時無佛。何爲逆乱滋甚。篡殺由誰。孔子乃婉娩順時。迯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云取矣。或發瓠瓜之言。或與逝水之嘆。然復遂辞于李氏。傷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徒三千。删詩定禮。亦奕沒世而名不称。曰吾何以見後世矣。遭賊姤之辱。被丈夫之譏。校而論之。足可知矣。

釋氏之教　琳法師奏曰。觀夫釋氏之爲教也。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萬象之列太虛。譬八河之歸大海。至乎博尋子史。覔覧經書。六宗卽宗彜七廟天子七庿之典。五玉四望之儀。丹筒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玉檢芝泥之册。雲

臺麟閣之書淸分濁泮以來鳥跡書契之後赫胥栗陸之曠天皇人帝之前斗柄之所撝銷烏輪之所暉浸地輿迥邈天角遼長補鼇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功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藥石之基衣裳宮室之肇恭黃祀玄之典五禮六樂之制勣揖華讓之則湯征武伐之威金縢零雨之翁泣麟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寰中而理盡域內者也豈知上世縈二死之患下方抱三途之憂苦海漂沉愛河綿遠是以大悲出世導彼生靈開八正之門闢三乘之路宣忍服戒珠之旨啟優波木叉之規遂使体施飛禽軀投野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嬌娥冊臉棄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永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形長辭毒器況復乘雲寶殿號曰天宮帶地珍臺稱爲淨土八行玉樹四照金樓百味香飡三銖軟服動足飛去不煩列子之風妙樂騰聲詎勞蕭史之吹華樹碧瑠暫暉於地府琅枝珠葉失彩於天庭也至極之体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

可以形量限。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為物。形由感生体非寔有。權形雖謝法体不遷。但時無妙感故不得見也。世説云。曽人尚不信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恃其魯見愚謂指南。又云。後世慕其德者。蔚愚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已而修善。此卽皇朝帝業慈備百靈。聖德洪基恩流萬禩。不敢輒以愚意輕量聖心謹課庸詞畧伸管見塵黷御覧伏深戰越。

神俊弥天　晉有道安拡名當世質學圖澄傳業慧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鑿齒屈我弥天。自晉慧蒙塵懐愍還播羯胡縱毒虐蕩中州。刘曜纂虐於前。石勒凶悪於後。華夏分崩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愍傷殺之方始慮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于葛陂。示懸記于襄鄴。藉袐咒以濟命盡因香氣而拔臨危。占鈴賧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足臨刃而不傷。遺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員户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

法身義類　琳法師曰。原夫寔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絶。出玄之又玄。

唯我大師体斯妙覚。二邉頓遣。萬德倶融。不寂不喧。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豈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而無内。處大則大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虚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捧足。坐則宝座乘軀。出則帝釋居前。八則梵王隨後。左輔密迹以滅悪為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神森然翊衛。百福荘嚴狀滿月而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暎宝山。獅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顙。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之連類者乎。

佛法垂化　琳法師曰。天上天下。皆称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憑師友。而方通。説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藏龍宮之旨。玉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于百王。扇玄風於萬古。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

證聖故能形變六道教滿十方寔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敬信之侶
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若萬川之投大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天人
故無得而名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又慈雲卷潤慧
日收光夢金人於永平之年睹舍利於赤烏之世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
興燕秦晉宋以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涼臺之側表相輪於雄門之外
逮何北鄙辭漢南着錄道與三昧信治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而轉
盛渭水備逍遙之苑盧岳總恩波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
聯遞至暨于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鶩雖居累極情契汾陽屏酒肉
而截饕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悉四流難拔躬以七辦之能將乃輕袞飭而
御田衣捨彫輦而敷草坐于時廣創慧臺之業大開寶塔之基東臺西府
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達
聖業孜孜無倦各厭世榮是故五都豪族掛冠冕而皈依四海名家辤榮

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向廻。五体皈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

漢開十例　漢明帝永平十年以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其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王趙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五十二人二鮮義九十九人三神異二十二人四習禪十二人五明律十二人六遺身十二人七誦經十二十二人八興福一十四人九經師十二人十唱導十人琳法師曰此等高僧德効四依功備三法傳震旦寔所賴焉吾道三被誅除五令拜伏者喻雪山之巔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雖有明珠亦饒羅刹崑山缺於片石鄧林損于一枝何以怪哉此等沙門或喻越沙險汎濛洪波皆委命弘經亡形徇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迹感人或以感通釋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業行清高則氷霜弥潔豎興福善則冥衛可斷諷誦法言則幽顯霑慶神化所該無遠不屆葱河猶跬步之文聲先有見聞之限及其緣運將感像敎遐

通。或稱曰西域大神。或號爲浮屠之主。所以摩騰杖策而來儀。法蘭懷道
而降德。什師神學鈎深神鑑奧遠。及遊中土。備必方言。受學者三千人。入
室者八俊。晉有道安。玄名當世。質學圖澄。傳業慧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
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郁屈我弥天。自晉慧蒙塵。懷愍遷播。羯
胡縱毒。寇蕩中州。刘曜纂虐于前。石勒僭兇於後。華夏分崩。人民塗炭。佛
圖澄愍傷割之。方始處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于葛陂。示懸記于襄鄴。藉
秘咒以濟命盡。因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掌。坐定吉兇。終二石發心。四民
免害。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具諸史籍。其可誣乎。僧者紹隆聖種。
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加以留情佛道。降意法門。造像
書經。度僧立寺。利益華夷。汲引黎庶。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致治
太平。永隆淳化。上來邪見所述穢言。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
黷聖帝。覽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孜王者之降靈。

也。或流星貫月。長虹繞電。或赤雀御書。素灵夜哭。帶龍雲之器。含奇異之像。皆有天命。非由人也。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母舒顏。世常長古短今。不非古之虛美。而責今之寔論。信久遠之僞。同忽近今之寔事。不知指馬之妄。而競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

欽奉歷朝　聖諭。按唐麟德二年。詔終南山道宣律師。於淨鄴寺建壇。寶歷六年。大中二年。勅上都東都荆楊汴益等州。爲僧尼傳戒。宋祥符二年。詔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明洪武十年。奉傳天下寺院僧人行童。願要遊方參學。或在寺院山林傳誦戒律。所遇官司毋得禁他。永樂十年。諭行脚僧人受戒。依善知識住。結壇設戒。若遇關津把隘官員等。不許阻滯。萬歷四十一年。欽賜衣鉢錫杖。就五臺山。傳受千佛大戒。大清啓運。世祖章皇帝。於順治七十年。選僧千五百衆。賜衣鉢。就慈忠廣濟慈壽三處授三壇大戒。

給牒　唐天保六年五月。詔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僧尼給牒自明皇始。

官命　隋文帝。沙門彦宗爲飜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唐以不空爲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列。宋太祖加僧元霧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卿階朝散大夫。

納錢　唐肅宗鳳翔間。鄭叔請誘以天下用度不克。請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

僧隸　唐武后延載元年。敕天下僧尼。隸祠部。轄僧之始。

賜謚　後魏太祖時。僧法果卒。謚趙胡靈公。此僧賜謚此始。又唐太宗大歷中。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謚大慈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又宋咸午中。賜法賢謚慧辨。法天謚元覺。施護謚明悟。祥符中。又詔誌公真覺大師。直加爲道林真覺大師。

僧錄　後魏太祖皇始中。以沙門法果爲僧統。以官接僧徒。又隋文帝以師法賢爲僧統。又叅玄語錄。又後秦姚萇立道碧而僧正。秩同侍郎。元魏以沙門僧顕爲都師統。隋分置下統。唐罷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

僧封　元魏封法果輔國宜成子。加忠侯安國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封自後魏太祖始。

僧譯經　唐世譯經。有筆受官。以朝臣爲之。佛陀多羅譯圓覺經。房融爲筆

受也宋太宗譯院成始命梵僧譯經用梵學筆受二人證義八人其後以惟淨爲筆受

僧贈　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唐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

僧統兵　唐武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僧正　秦姚興時僧尼萬數頗多愆濫遂以䂮法師爲國僧正綜接僧事給車輿吏士秩視侍中僧正自此始以僧遷禪慧爲悅眾法欽慧斌爲僧錄須秩有差

累詔不赴　道信得法於僧燦之後六十年脇不至席唐太宗三詔不赴第四詔命使曰如今不赴即取頭來使奉詔就此師引頸就刃使異之以狀聞

金舌和尚　唐睿宗開成間三詔金舌和尚不赴命截其舌以進上命焚之即化爲金舌吟經如故遂名金石和尚

王來不迎　齊高帝建元元年八月有事駕臨鐘因幸沙門僧遠帝訪之遠牀坐辭老疾不迎高祖將牀下見之左右曰房窄狹不能容輿蓋遂駐輦慇懃致問而去

詔遠不出　東晉安帝駕臨潯陽詔慧遠一出師辭以老疾不出帝愈加敬

敕九江太守。歲時送資道之具。下居三十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溪橋爲限。
不下禪林　趙州從諗禪師。一日真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林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曰不會。師云。自少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林。王公尤加敬禮。翼日有將軍令客將傳語。師下禪林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曰。昨日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來爲什麽却下禪牀。師云。上等人來牀坐而接。中等人來下牀而接。下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壽一百二十歲。
宋官寫經　金剛川老宋朝三十二大官。寫三十二分以霑佛德。分第一鳳翔節使尚書左僕射。無侍中魏國公賈昌朝。分二。尚書右僕射。無門下侍郎平章事。韓琦。分三樞密使兼檢校太師行戶部尚書同門下平章事鄭國公宋富弼。分四中書侍郎。無戶部尚書平章事曾公亮。分五武寧軍節度使兼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宋彥序。分六樞密使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郎。潞國公。文彥博。分七景灵宮使保平章節度使

門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上柱國曹彬。分八。光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正事。上柱國。趙槩。分九。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侍郎。胡宿分十。樞密院副使工部侍郎。呂公弼分十一。翰林學士奉旨兼端明龍圖學士。刑部尚書知制誥張方平。分十二。三司使尚書户部侍郎。韓降。分十三。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使修撰。王汪。分十四。朝散大夫翰林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焉京。分十五。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李端願。分十六。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賢院修撰。錢明。分十七。朝散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錢分十八。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同牧使張撲。分十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駮事。李東之。分二十。尚書刑部統集賢殿學士呂居問。分二十一。尚書刑部侍郎。邢必忠。分二十二。掌工部郎中知制誥。兼吏舒修撰。蔡抗。分二十四。尚書詞部員外郎。

知制誥知陳院邵究分二十五右正言制誥同修撰寔錄翰唯分二十六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李壽分二十七尚書刑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分二十八左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楊佐分二十九三司户部副使尚書兵部郎中燕度分三十司鹽鐵副使尚書工部郎中吳充分三十一三司節度副使尚書主容郎中李肅之分三十二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判集賢院沉遘

論天人際

跋摩赴京時帝召問道曰寡人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說之摩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不克己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士庶咸悅布一善政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命之物為弘濟耶帝撫几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言可論天人之際遂尊師為國師

君臣參禪　古今君臣名儒參禪學道者多矣舉其一二言之昔周穆王身遊天竺佛告穆王曰昔有阜夷之復起有迦葉佛舍利古塔在鄗京之東南也可往禮事秦始皇有天竺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齎經像帝以異俗囚之囹圄放光帝厚謝之漢明帝投誠宝誌姚秦首拜羅什楚王敬禮沙門魏曹植誦佛書以爲至宝齊王帥尊崇道統苻堅敬禮道安晉主虔恭慧遠晉武帝元帝得旨于竺潛成帝受戒于法義簡文帝悟法汰之宣經孝武帝崇尚道安宋武帝誦梵本經陳武帝捨身于莊嚴寺文帝捨身于太極殿隋高祖稱弟子禮于靈藏若唐之中宗玄宗代宗憲宗德宗懿宗皆參禪問道宋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徽宗皆是參禪修福元世祖受戒于扮弥成宗得法于通慧仁宗以僧班爲國師明太祖稱佛爲無上大道若太宗神宗皆欽崇法化橫渠與周濂溪問道于東林刘屏山參藥山之旨顏魯公以戒稱弟子于慧明宋璟師于曇裴晉公執弟子禮于法针杜鴻

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記紙衣之紀。杜來如晦。以玄琬法師稱尊。蘇子瞻外托崇儒而深交佛印。文路公德業滿朝。而結十萬同生之緣。魏長公文行絕世。有西方公據之說。白居易參于佛光。陳希夷呂洞賓之參禪。葛濟捨仙學。而回心淨土。曇鸞焚仙經。而修觀經。王日休裴丞相而轉修淨土。如我大南國。丁黎李陳君臣參禪悟道者非一而舉。如陳朝仁宗皇帝捨王位而修行于安子山。黎朝救生祖師。乃晉光王之子。修行得道于蓮宗寺。狀元僧玄光。修行得道。梁狀元參禪叩要。狀挺支參禪而脫苦沉淪。探華榜。惇參禪學道。進士如昭大師。修行得道。

帝王修福　漢桓帝鑄黃金浮圖太子像。身自奉之。宋高祖寫經造寺。魏文帝造五級大寺。鑄釋迦佛丈六銅二十五萬斤。詔賜道溫法師錢五十萬。又詔大寺。高二十丈餘。聖像相連二十里。度僧尼三萬人。宋武帝。給賜隊杖車輿月俸三萬。魏於長安造永寧寺。造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又天宮

寺。作大佛像高四十三尺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度僧二千人。四方諸寺六千餘所。僧七萬七千餘人。梁武造無量壽佛丈八銅四萬三千斤。西域僧來三千人。帝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州郡一萬三千寺。僧衆二百萬復造大愛敬寺。栴檀像高二丈二尺金像高丈八度尼五百人。四時講誦。天監元年大赦斬殺魏胡皇太后。造永寧寺。鑄金像高丈八。如中人者十軀。造浮圖九級高九十丈。上立寶刹。復高十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大會。臣民僧俗同來咱法數萬人。正殿大像放光明帝虔恭親禮。施錢銀絹物價一千九十六萬。太子施僧錢絹價三百四十萬。六院所捨。二百七十萬。朝臣庶隨喜錢一千一百十四萬。陳高祖親寫經典十二藏。造金銅像百萬軀修故寺三十三所。度僧七千人。齊孝昭親寫經十二藏三萬八千四十七卷爲一藏。陳文帝修故寺六十所。寫經五十藏。度僧尼二萬人。齊僧二百餘萬。寺院四萬所。陳宣帝造寺五十所造七級大塔造

金銀銅佛像二萬軀。修故像百三十萬軀。寫經十二藏。度僧一萬人。陳宣帝。經法師於大興殿受在家菩薩戒。流罪以下皆必原赦二萬四千九百餘人死罪三千七百人陳文帝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及栴檀像。六千餘萬軀。治故像。百五十萬九千軀。内宮造繡織畫像。五彩珠旛不可称計。緝寺宇五千餘所。又為文皇獻后造寺建塔鑄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六軀。度僧一萬六千二百人。唐憲宗給度牒僧尼七十萬人。宋太子度童子十萬人出家。度僧二十四萬人。建譯經院制聖教序。

魏主度僧　魏主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永著為令。共周年三百四十人出家。

王禮沙弥　如來涅槃百年後阿育王出世。為鐵輪王統御南贍部洲之萬國崇敬三寶時有一沙弥至王宮中。王執沙弥手擕至屛處禮沙弥已。囑云汝出勿謂我禮拜汝。沙弥即放淨瓶復投入淨瓶復從瓶出謂王曰大

王。勿向他人說沙弥入淨甁復從甁出。王曰。此事不能禁也。

全無功德　梁武帝。問達磨云。寡人造寺寫經度僧無數。有功德否。磨云。寔無功德。帝曰。以何無功德。磨云。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寔。帝云如何是真功德。磨云。淨智妙玄体自寂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佛之恩德　唐玄宗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弥勒佛殿。帝問神光法師曰。佛於衆生有何恩德。致捨君親棄妻子。而師事之。神光曰。佛於衆生。恩過天地。明逾日月。德重父母。義過君臣。帝笑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並過此乎。神光曰。天只能蓋不能載。地只能載不能蓋。日則照晝不照夜。月則夜朗晝昏。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且佛於衆生德則不尒。論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十方。論朗則光輝三界。論慈則提拔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

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攜。惟願陛下留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

道宗飯僧　宋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人。祝髮三千人。

王建精藍　罽賓王。在佛會咱法。出眾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汝所作。賓王持一枝修竹插佛前曰建精藍竟。佛言如是。後因陳宗愈作法堂。未成而死。其子號訴于明鑑。鑒持書求誨於無盡。無盡述偈云一竿修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修長也。精藍精舍也。蟭螟喻眾生也。海南道岸也。作無為功德之精藍成第一。施無為功德之惡水成第二。造法堂有為之功。而欲成第三者乎。

帝王護法　元魏武帝。景明二年。詔僧有犯過必付昭玄都統法師以僧律制之。梁武制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唐代宗永泰元年。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元世祖見僧有過不加五法。問令閱經懺悔。

心詣道場　中宗致詔曹溪。仁祖手書明教。身居朝宇心詣道場

大南誌　儒逹山。一名爛柯山。山在武寧州。山上有碁枰石。相傳有樵夫於此。觀二仙對弈。不覺斧柯爛之。又云金牛山有石赤色。夜有光明。相傳高駢欲築城于此。鑿山開濠。見金牛奔出。遂不果。

金神丈六　漢景帝。張騫請通西域。至庚申。霍去病討匈奴。過焉耆山千餘里。獲休屠王。金人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焚香禮敬。

西晉造寺　西晉四主五十二年。道俗十二人譯經律。六百餘卷。造寺一百八十所。度僧尼三千七百餘人。

圖澄改死　石勒愛子斌死。將殯嘆曰。虢太子。死扁鵲生之。今可得乎。令告澄。澄取楊枝霑水咒灑。執斌手曰。可起矣。遂甦。自此勒諸子在澄寺養之。佛圖澄身長八尺三寸。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年。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立寺八百九十三所。受業門數千萬人。有僧自雍州來見澄。西入關。季龍發冢。唯見一石壙而已。

三教興弊　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有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壹素。釋本能仁。而有清覺子元。

道源興廢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乱。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失國。非釋迦之罪也。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

大南歷朝崇佛　我本國。自丁黎李陳。至後黎時。君臣官僚。造像鑄鐘。建立名藍。度僧尼衆。四事供養。不可勝紀。至於君臣官僚出家學道者多矣。我本朝　孝武王。出家修道。得妙旨。千石廉和尚世祖高皇帝勅建天姥寺大伽藍。造像鑄鐘。僧衆一百人。四事供養無不備具。聖祖皇帝。建洪仁寺在內殿。香灯奉事。齋戒誦持。建灵祐大禪寺。造像鑄鐘。度僧三十人。四事供養無不備具。勅建廣南五行山寺大伽藍。造像鑄鐘。度僧三十人。四事供養無不備具。又建覺皇大禪寺。建翠英大禪寺。至於王公重修報國寺。

隆光寺。光宝寺。國恩寺。天台寺。重修北圻鎮國寺。明命拾陸年。勅南北二圻僧衆。在京應試選閲。給僧綱戒刀度牒。紹治皇帝。建妙諦大禅寺。造七佛精金宝塔二座。在内殿香灯奉事。勅建佛塔在天姥寺。高一百尺。

梁武覆像　武帝前身見佛像在空露間。即以笠覆之。後世貴爲天子。

敬凡天降　唐肅宗問禅僧曰。朕要設齋布施。造像看經。每見僧尼寡無戒德。如何即是。僧曰。荊山有玉。尚集塵沙。麗水有金。寧無瓦礫。土木作成羅漢。敬之得福。銅鐵鑄造金容。毀之有罪。但敬凡僧天僧降福。

心詣道場　中宗致詔曹溪。仁祖手書明教。身居朝宇。心詣道場。

不招駙馬　香山普門云。昔莊王無有太子繼嗣。唯有三公主。妙音妙縁妙善。一日王曰。寡人老無子嗣。只有三公主。共汝商量各招駙馬。妙音妙縁各奉王命。惟妙善公主只務修行。不招駙馬。

吴子工畫　吴子道玄宗改道玄。工畫下筆有神。玄宗召入内於景公寺。畫

地獄變相圖。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两市屠沽不售。

君臣節儉　唐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不更換。樸角不斲素題不枅。越席不緣大輅不畫。大禹惡衣菲食。漢文帝衣弋綈。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慎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出衣袖以示群臣曰。此衣經已三浣。晉文公衣不重裘。刘宋祖留藏破衲。明德皇后。恒着練裙。晉献帝焚雉頭裘。猶敕不許貢献。漢蕭何卜宅只期容膝。曰後世貿師吾儉。不貿無為世家所奪。寇莱公官居堣隅。庭前之外只可栽華。臨終人感其德。折竹掛紙錢于路。後乃枯竹成笋。號曰御林。出入為宰相。二十年不營私屋。寢室一布幄二十年不易。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位登樞要。而麤衣菲食。無玩器物。其筆亦用殘禿。胡克仁居官茹蔬。終身眠一紙帳。公孫弘位在三公鶉衣百結布被十年。

君臣制作　混茫初開未分晝夜。天地冥冥猶如長夜矣。古之巢居穴處。茹毛飲血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男女無別。抔樽杯飲。如我大南國者。以櫻檲

果爲食。以木汗爲酒飲。以木皮爲蔽体。至於後世。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興王之制。後王自是而相因焉。天皇制十干十二支以定歲。地皇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有巢氏構木爲巢。教民居之。蒼頡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觀法于地旁羅日月星辰而刱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熟食。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伏羲師蜘蛛而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始畫八卦。制嫁娶之儀。以儷爲禮。造琴瑟。制干戈。神農斵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蓺五穀。嘗百草。以療民病。黃帝制冠冕衣裳。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斵木爲轅。以便行路。西陵氏元妃教民養蠶。軒轅造甲胄。權量衡度。隸首作算數。黔倫造律呂。容成造曆數。黃帝分州畫野。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弊。帝堯作圍棊。周公制禮樂。又作指南車盤。大禹造鐘鼓磬鐸鞀。杜康儀狄造酒。秦始皇築長城萬里。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秦李斯變作小篆。萬

道造刊刻。無懷氏削勒石。蒙恬造筆。蔡倫造紙。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漢明帝造佛像。幢旛宝蓋。紂作瓊室瑤臺。桀後鑄十二鍾。黃帝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揮年作弓矢。伯夷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陶正作杵臼。蕭何造律條。魏曹丕秩序官品。叔孫通立朝儀。唐太宗造冊籍。及開科取士。漢武帝立年號。隋文帝立進士科。王安石作豆腐。殷雄王作方餅。

念農夫苦　宋太祖謂太子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人唯食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劳。不得休息。所居不過茆茨草榻。所衣不過練裙布袍。所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出於此。故令汝知。凡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夫之勞苦。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迫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

道君順友　周宣王殺杜伯之無罪。左儒力爭之。王曰。汝逆君順友耶。儒曰。友逆君道則順君以誅友。君道逆友則順友以逆君。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古人六守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子無以魯國驕士。吾聞之德行

廣大而守以恭者安。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富。祿位尊盛而守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謙德之本也。子無以魯國驕人。學者誠於斯訓而繹思焉。則驕心傲氣無自生矣。

夷齊餓死　殷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姓墨昭氏。伯名皂。字公信。齊名智。字公遠。父子朝將死。遺命立齊。及父卒。齊以天倫為重。我在位不義。齊讓夷。夷曰。父命也。以父命為尊。我在位不孝。遂逃去。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中立仲子。字伯僚。夷齊聞西伯善養老。遂歸焉。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豈謂孝乎。以臣弒君。豈可謂忠乎。武王不咱。後天下宗周。夷齊恥不食周粟。遂隱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時有婦人曰。子不食周之粟。何食周之草木耶。遂作歌云。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沒兮。我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古人糟粕　齊景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所讀

者何書。公曰古人之書。曰古人存乎。公曰往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扁安得議乎。說得則生無之則死。扁曰。臣之喩臣業觀之。夫斲輪徐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應之于手。手有數存焉。今臣不能喩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得臣之手。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夫古人不可傳者往之久矣。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人主明暗　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舜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而不能蔽。秦二世偏咱趙高以成望夷宮之禍。梁武偏咱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咱虞世基致彭城閣之變。故人主兼咱則明。偏咱則暗

市中有虎　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趙王曰。今有人言市中有虎。王曰否。又一人言王信乎。王曰否。有三人言王信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市本無虎明矣。今三人言誠市有虎。王旣信矣而悅之曰。愼勿信矣。願王察之王大悅。

唐高養老　唐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老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時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饑寒。命賜之。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寒。公曰。寡人之庫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則國人皆有餘食。君不奪蠶則國人皆有餘衣。是故人君在省征役而已。上從之。

病在膏肓　魯成公。求醫于秦太伯。使醫緩而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相謂曰。彼良醫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心下鬲上膏之下。心下能若我何。醫至謂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灸也達之不及。針也藥不至焉。

文侯下車　段干木隱而不仕。魏文侯過廬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何爲而敬如此。文侯曰。寡人廣乎地。干木廣乎道。寡人富乎財。干木富乎德。是以敬之。于是請相之。干木不受。因賜祿百萬。

隱顯牛欄　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一軸。晝則齧草欄外。夜則歸于欄中。人莫知其理。時有贊寧禪師曰。此是幻術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則晝見夜隱。沃焦山以石砮色染物。則晝隱夜見。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

按圖索驥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期年不得。像遐寔曰。按圖索驥。驥不在圖。亦如人君攷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天廟焚身　北齊公主生。命陳氏撫養。乳母攜子俱入。主與其子日弄玉環。嬉娓。後其子年長不許入宮。日夕思主成疾。乳母稟于主。約期元夕天廟相會。主至而陳氏睡熟。主仍以幼時所弄玉環投于懷而去陳氏醒覺心火忽熾遂然其廟

八年七旱　成湯時八年七旱。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慜。而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宮室崇歟。言未訖。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合歡。

火鼠　魏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献火浣布。東方朔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只有鼠。入火不焚。鼠重百斤。毛二尺餘。細如絲。可以爲作布。鼠

白色。時時出外以水濯而沃之。死則取毛織爲布。

偃師木人　周穆王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怒欲殺偃師。師懼卽壞木人。皆丹墨膠漆所爲。

求珠罔象　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崑崙山之南望。至還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乃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帝曰異哉罔象乃得之乎。罔象水精也。玄珠喻妙理。罔象喻愚昧。

鸞鑒　罽賓王置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饈對之。三年亦不鳴。夫人曰。常聞見異類則鳴。乃懸鑑照之。睹形影悲鳴。中霄一奮而絕。

楚王白珩　楚王孫圉聘于晉趙簡。簡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楚之寶者。觀射父能通訓典以敘萬物。倚相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若白珩者。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人中長壽　漢武帝謂群臣曰。人中長則壽。東方朔在傍大笑。有司奏其不

敬朔免冠謝曰。臣誠不敢笑。臣以爲彭祖八百年。果如陛下所言。則人中長八尺。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帝大笑。

弼言梁敗　東魏侯景。以河南降魏。復以河南判附于梁。梁武封景爲河南王。兵接之。杜弼作檄移于梁。云云。後梁果敗。一如弼言。及偏信朱异。而取臺城之辱。

羨牆如見　堯沒之後。舜仰慕三年。食則見堯于羨。坐則見堯于牆。

石渠白虎　漢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漢章帝詔大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於白虎觀。論五經之同異。

死有五別　天子死曰崩。河者猶高厚曰崩。又尊曰崩。天子崩尊也。猶在上墜下者。官死曰薨。曰卒。猶言奄然而亡。卒終盡也。士有祿曰失祿。庶人曰死。死者消盡無餘之謂。童子死曰殤。殤謂十六至十九曰長殤。十二至十五曰中殤。十至十一曰下殤。

開科取士　唐太宗御國子監觀。命祭酒講孝經。謂魏徵曰。治道不明。猶五經未備。即徵天下名儒。授以官職。互相參訂乃可。於是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制學舍千二百間。六十員能通經咱八貢。限四方艾

挾負素隼京師。文治煥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高麗等國。升經筵八千餘人華樣不同文章異也。

三場舉試　宋神宗王安石之議。更定科舉法事。以經八股論策試士。又諸郡府各置教授一人。掌教道諸生。進士科始自隋文帝。

四不忘　漢馮異言於光武曰。昔管仲言于齊桓公曰。願主上不忘射鉤。小臣不忘中車之恩。今願陛下不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檻車之恩。

昆池劫灰　漢武帝辛亥年。京師鑿昆明池極深。全是黑灰無有土地。帝以示群臣。時東方朔俱莫知者。朔令問西域道人。後永明中。有摩騰法師云天地大劫將盡劫火動然。大千俱壞。此劫灰之餘也。上賢之。

角端神　元太祖駐師西印度。有大獸數十丈。一角如牛犀。作人言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回之。律楚才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王臣四下　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為陛下。謂因卑達尊之義也。皇子曰殿下。大臣曰閣下。足下。謂侍者執事之屬也。

王相異人　堯眉八彩舜帝顏子項羽王莽目有重瞳禹王耳有三漏長頸烏喙成湯臂有四肘文王龍顏虎眉漢高龍準龍顏左股七十二黑子孔子之頂若圩四圍高曰圩文王四乳周公反握手如綿可反握重耳駢脇脇中連結蒼頡四目四乳周宣王初生便有髭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老子耳有三漏鼻有雙柱手把十文女媧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簡狄呑鷰鳥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胸而出伊尹托自空桑

太公擁篲　漢高祖即位五日一朝太公以父子禮待之其家令謂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以人主而待人臣如此威重不行矣故高祖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一我乱天下之法於是尊太公爲太上皇

耀乘珠　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者十二乘各數枚齊王曰吾有四臣能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魏主有愧色

社稷神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立壇以祀。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以民而立。

秦鏡照膽　秦始皇有方鏡。照世人心膽。女人有邪心者。照之卽心胆振動。人以爲照胆鏡。

卞和白璧　楚卞和。得璞献楚厲王。王命玉局看之。局曰石也。王怪其詐。刖卞和左足。厲王崩。子武王立。和又献之。王命局看之。曰石也。遂刖和右足。武王崩。子文王立。和又献之。和恐其見害。抱璞至郊門。三日夜哭之。淚盡繼之以血。有司以聞。王使人謂曰。天下刖者多矣。子獨哭之悲何也。和曰。吾非泣足也。但玉以爲石。忠貞以爲姦詐。故吾泣矣。王使人剖之。果得美玉。遂償卞和兩足。

糟糠之妻　漢武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群臣共議。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氣。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引見帝。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不忘射鉤　齊襄公被弑。齊人召小白於莒。管仲傅子糾。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先入齊立爲桓公。魯人囚管仲。鮑叔脫桎梏見桓公。

堯立木旌　堯帝立旌旛于五道之路。有進善者。立于旌木言之。又設誹謗之木于前。政有缺失者。則人至之于木。使天下得盡其言。使天下得攻其過。

許巢隱士　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逍于箕山之下。後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于潁濱。時巢父牽牛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我惡聞其言。故吾洗耳。父曰。子若處高崖山谷。誰能見汝。汝故浮游欲聞名譽。惡吾牛口。遂牽上流飲之。

銀璫小使　秦漢以小官。官着銀璫左貂。明帝改爲金璫右貂。宮中出入傳命使。必用閹人。

詣寺行香　唐高宗爲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悅。太宗崩。武氏爲尼。因太宗忌日。詣寺行香。見而納之。后宮拜爲昭儀。

開卷有益　唐太宗喜于讀書。詔吏官修太平御覽千卷。日讀三卷。自已至申。然後釋卷。朱其以爲勞瘁諫之。上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徧易經耳。

女人七品　一二品淑人。三品恭夫人。四品直夫人。五品安夫人。六七品孺人。

歷代國號　初盤古氏。父修羅。母修仙。生于太荒。莫知其始。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兄弟

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百五十世。共四萬五千六百年。有巢燧人。共三百三十年。相繼紀。自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十五世千二百六年。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共八世。五百二十年。黃帝。在位百年。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帝嚳。在位七十年。唐帝堯。在位百年。虞帝舜。在位五十年。夏禹王。十七王共四百五十八年。商成湯。歷六君。百四十四年。周武王。二十五君。八百六十年。秦始皇。三君四十三年。西漢東漢。二十四帝。百二十二年。後漢。三王四十三年。魏文帝。五主四十六年。吳孫權。四主五十九年。三國判亡於魏。鄧艾外禪晉武帝。東晉十五主。二百五十四年。宋高祖。受晉禪八主。共五十九年。齊高帝。受宋禪七王。共二十四年。梁武帝。四主五十六年。陳武帝。受梁禪五主三十二年。五湖後魏。三主二十三年。東齊北齊。六主二十八年。西受禪受孝閔帝。五主二十五年。隋文帝。三主共三十年。唐禪終為五李。二十二帝。共百八十五年。梁太祖。二主共七十年。唐莊宗。四主共十五年。晉高祖。二主三年。漢高二主四年。周太祖。三主十年。宋伐迫于金太祖。十八帝二百五十年。元世祖。十八帝八十九年。明太祖。三百七十年。自堯至元四千三年。

唐宗縱囚

唐太宗親戮囚死見該死者。三百九十人太宗愍念放歸。期以後秋來就死。囚死來年依期而就。無一人亡者。太宗以感誠盡放還。

舜崩蒼梧　舜南巡狩不返崩于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不及至洞庭湖淚下染竹成斑死爲湘水神

賢女採桑　齊王閔出遊百姓盡觀之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敢觀大王王以爲賢命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不受教而從大王是奔女也王奉禮往聘之父母驚異欲洗浴加衣裳女曰改容易服王不識也遂如故至宮王以爲后

七步成章　魏曹操長子曹丕纂漢稱帝有弟曹植聰明絶世操欲立嗣而不可曹丕含前恨欲殺之一日召子建曰先帝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試汝今限汝七步成詩若不然者定行大法言已未及七步吟成云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如何行太急

馬生人　周宣王三十年有馬化爲人詳如剛鑑又洪範五行傳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爲人又路岩移送宮所乘馬忽馬作人語曰蘆荻開華後路無人

精衛填海　昔炎帝女溺死于東海化爲精衛含西岩以填東海今鵶鵲之鳥七月填河成橋以渡織女

澤及枯骨　周文王立靈臺爲靈沼見枯骨使塟之吏曰無主王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主矣。命衣衫塟之。

援筆成文　慈孝德女名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援筆成文。父嘗使之擬離騷爲小山篇。太宗聞而貿之。召爲才人。

因死持水　誌公與梁武論及樂事。請帝出囚死數人爲驗。卽命死持滿鉢水。周行堂下。誡曰杯水溢。當貸汝罪。卽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問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唯恐水溢安得聞樂。

金聲玉振　孟子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者鐘也。聲者宣也。八音未作。先擊鐘以宣其聲。玉者振也。振者收也。候其闋後擊磬以收其韻。

貧夭富壽　原憲伯夷之凍餒。項橐顏回之夭折。齊景桓魋之富強。盜蹠並蹻之壽考。

食人肉　紂囚西伯。烹其子以餉之。西伯食而不知其子之肉。紂喜曰。孰謂西伯聖食其子肉而不知。

暴荒佞悖　太康周幽君之荒。石趙嬴秦君之暴。趙高李斯臣之佞。侯景文宇臣之悖。

凶歿豐傷　唐莊宗問進道曰。今歲國登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

于流殍。歲豐則傷于財。穀豐兇皆病也。唯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恖農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二痕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景。況農于四民為中最為專勤。人主不可知也。

華封三祝　帝堯巡狩於華封。封人祝曰。願聖人多富多壽多男子。堯辭曰。多男則多懼。多富則多事。多壽則多辱。華封人曰。多男則各受其職何懼之有。多富則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多壽則修德就閒何辱之有。

樂府四歌　漢明帝時樂府作歌四章。讚其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耀。四曰海重潤。

寸陰尺玉　大禹不寶尺玉而惜寸陰。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寸金失却有尋處。失却光陰無處尋。

皇帝義類　皇者初旨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又皇者大也。德配天之大也。帝者諦也。審諦于初也。古者三皇以道治天下。故稱三皇。五帝以德治天下。故稱五帝。秦始皇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皇帝。三皇道過五帝。故稱皇帝。秦漢以下因之。

王制　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天子有事欲問。就其家以珍從。

剖腹藏珠　唐太宗謂侍臣曰。吾聞西域有賈胡人者。得一美珠。剖身肉以藏之。果有此乎。侍臣對曰。以臣所聞事寔有之。太宗曰。若果此事。人皆笑彼愛其珠而不愛身。今有吏受贓抵法。帝王縱奢欲而亡其國者。何異胡賈而可笑耶。朕與卿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

蚌鷸相持　趙伐燕。蘇秦爲燕說趙惠文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爭不捨。漁翁併擒之。

三諍　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故曰興王賞直諫之臣。聖主立謗訕之木。孔子以知過爲幸。仲由以聞過爲喜。

履巨人跡　姜源履人跡而生后稷。簡狄吞鷙鳥之卵而生殷契。伊尹生于空桑。誌公生于鷹巢。

帝神　禮記云。太皞爲春帝句芒爲神。炎帝爲夏帝祝融爲神。少皞爲秋帝蓐收爲神。顓頊爲冬帝玄冥爲神。

雲長大義　雲長與二后。俱爲曹操所虜。操欲乱君臣之義。使共居一室。雲

長乃執燭侍后以待天明。曹見節義乃鮮圖放去。

天折 外壬二年。仲壬四年。孔鯉顏冉伯牛之夭折。

昆吾劔 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之劔。其赤刀切玉如切泥。

紫泥 謂天子六璽。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視。武都是金階山。其山水皆赤泥。

尊道美德 明教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而不在乎己。

歸咎聖人 以丹朱不肖而罪堯。以商均非賢而過舜。服藥失度而咎于神農。縱火致焚反怨燧氏也。

以麪爲牲 梁武億兆殷事。卷不釋手。察姦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晏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內殿寢處衣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凡三捨身于伽藍。織官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郊廟以麪爲犧牲。其餘盡用蔬果。帝自受戒後。日惟一食。食止蔬菜。方四十以上。便斷房室。寢處畧同沙門。自古帝王莫能尒也。

陷臺城　己巳年四月。逆賊侯景陷梁武于臺城。武帝安臥不動。齋戒念佛自若。侯入見以五百士自衛。帝神色不變。景稽首殿下不敢仰視。流汗被面退曰。吾常對陣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帝寢疾至五月大漸。(死也)不能進膳苦口索蜜未至。而曰荷荷。(惡也)遂崩于淨居殿。年八十六。是月簡文帝即位。

傾城傾國　前漢李延年。妹有姿色殊美。延年侍于武帝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顧城傾。佳人難再得。帝聞乃召入宮。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傾城者溺色而傾其城。

鳩杖　漢高祖與項羽戰敗。遁于鹵簿中。羽追求之。鳩止鳴其上。追者以爲無人故帝得脫。及即位故作鳩杖以扶老也。按戶氏。年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以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杖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不噎也。鬻者欲其捐不噎於喉也。)

禽獸有仁　唐明皇之馬。不肯爲祿山上壽。昭宗之猴不肯朱溫起居。宋少

帝之白鷴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蜀中之猿索其子死而腸斷。柳州之猿抱持母皮而死。鮮于氏之蝠識氣而來。是物知有父子也。房氏之雞能以死殉其雄。武后之秦吉能念其配。燕柳氏之有貞燕。淮安塩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智覺寺之鶻能代鶴殺蛇。大庾李氏之猫能哺他子。是物知同類也。隴山之鸚鵡能上皇。清溪之燕能殉王女。陸機之犬能御書。劉季節之馬能詐冤。王娀之輸能殺賊。是物知有忠於所事。魯山能卸衣而訴。京兆之鴉能觸鈴而訴。是物知賢守令也。

帝王師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帝堯師務成。帝舜師紀后。大禹師墨如。湯王師伊尹。文王師呂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

楚王失弓　楚王失弓。楚王行至雲夢而後得之。當其未得也。望于藪者。表於衢者。執招而索於中澤者。固不乏人。既酧得者因揖諸進曰。弓則得矣。抑望藪表衢執招而索于中澤。因諸人之力。所以爲能無失也。

弑父自立　隋楊廣卽隋煬帝。弑其父文帝而自立。後人臣武文士反弑煬帝。阿闍王亦弑父王而自立。楚穆王弑父而自立。

泰伯文身　周古公長子泰伯。知古公欲立少子季歷爲嗣。乃亡于荆蛮。文身斷髮以捕魚爲業自同庸人。

吳皓剥目　昔晋武帝平吳。吳王孫皓來降至京師。大夫賈充問曰。君在此方。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皓曰。人臣有弑及姦宄不忠者。則用此刑。

齊周失國　陳齊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考唐太宗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如饞人自敢其肉。肉盡而死。何其愚也

荆軻殞命　戰國時。燕太子使壯士荆軻以圖地見秦始皇而献之。因挾匕首刺始皇。始皇環殿柱回避得免。遂殺荆軻而舉兵伐燕。

玉魚帶　唐高宗。三品以上玉帶佩玉魚。四五品金帶金魚。六品以下銀帶銀魚。以表貴賤

紙自和帝　古者以木樺皮及穀楮皮。貝葉。竹簡。木牘。芙。白氎。以爲書寫。至漢和帝時。蔡倫仰用樹皮。麻布魚網造紙。

人化異類　周穆王時南征。一軍盡化。君子化爲猿爲鶴。小人化爲蟲爲沙。又路岩移渚宮。人乘馬者馬爲人語云。蘆荻此華開後路無人。又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乃至鯀爲黃能。音奈出左傳　杜宇爲鶗鴂。出金碧韻府。　褒君爲龍。出史記。　牛袁爲虎。出總龜。　君子爲鶴。小人爲猿。出韻府群玉。　彭生爲豕。出左傳。　如意爲犬。出漢書。　黃母爲元黿。出總龜。　宣武爲鱉。載文爲牛。出韻府群玉。　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子。出魏畧全書。　又宋徽宗宣和間。都城有人名酒保。妻朱氏年四十。忽生鬚長七寸。有司奏聞。封爲女道士。又雷城都有男人買青果者。每怀胎而生子。

雷殿臚傳　臚傳者。謂殿雷集英殿。天子臨軒。宰臣進三卷讀于案前。衛士七人唱傳曰。臚傳。亦曰遶殿雷。天子臨軒。以竹篦上傳下告。

天子九門　九門者。乃陰陽之一極也。一關門。二遠郊門。三斤郊門。四城門。五皐門。六庫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

三台星　大階三台也。每台三星。上台爲天子。中台爲諸侯。下台爲庶人。三台平則天下平。不平則百姓不安。又曰六符。

贀不足恃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恃。文侯孛然作色曰。寡人問此者於子。子以為不足恃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不肖。子賢不過舜而鼓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出八警蹕　天子出陳警。八陳蹕。天子僕杖也。冕冠也。天子九流。

籍田千畝　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

神降于莘　莊公時。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是何故也。群臣對曰。國之相與。神明鑑降于德也。國之將亡。神明降以觀其惡。

石言于晉　昭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作不時怨讟動于人民。富室崇奢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

降神罔象　性理云。懿丘尼之降神兮。郭人文以宣朗。揖日月於中天兮。啟群迷于罔象。謂無形象倪

胡后崇佛　魏主宣武。親講佛書。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魏胡后作永寧寺。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

梁武捨身　已。酉大通元年。梁武捨身于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身。為四眾講涅槃。群臣以萬億錢。奉贖表請還宮。前後凡三捨身。群臣三贖還宮。

梁武一食　乙卯大同十一年。賀琛啟陳四事。言奢侈賦役之弊。武帝切責之。武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于正務。冬月四更竟卽起視事。執筆觸（犯也）寒手爲皴裂。（音逡細皮起）自天鑑中用釋氏法。以宗廟用牲牢。有累真道。以芻代之。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然優（厚也）假（寛也）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悪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不鞫獄爲意。奸吏抏權弄法枉濫者多。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或謀返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公益橫。或白日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上深知其弊。而溺愛不能禁也。是故宋謙曰。梁主不納傅岐之策又偏信朱异之（言。旨諂君此。無怪乎臺城之辱。）

周天陳后　周主贇卽宣帝。自称爲天元皇。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帝称爲天元。后称爲天后。居称爲天臺。製称爲天製。敕称天敕。杖（称天杖。陳后主於光昭殿。殿前云云。）

宋帝祝香　宋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
人謂之香孩兒營。匡胤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夜於宮中焚香祝
天曰。某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星退三舍　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
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公曰歲饑民困
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咱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退三舍。一舍三十里。

餓死臺城　梁武帝侵魏。爭地興兵二十萬。大喪於河淮之一堰。其傷殘
人命。甚乎臺城之辱。其能望佛之救乎。然八十六之享齡。亦由於平日之一少善爾。

酷信浮圖　李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上僧伽衣袈裟。讀佛書。拜跪頓顙。至爲瘤贅。

彭生豕立　左莊八年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

火油薇水　五代時占城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貢猛火油八十

39

四瓶薔薇水。云得自西域。灑衣其衣雖弊香不滅。

書藏二酉　穆天子。藏異書於大酉山之中。方輿記云 秦人隱学於小酉山石穴間。藏書千餘卷。

元明亡國　大南陳裕宗戊申十一年。元亡明立。太祖洪武元年。後陳重光帝丁酉年亡。黎太宗立。至戊子年。莫登庸立。明宗禎甲申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乙酉。至甲辰明永曆十八年亡。當時清康熙三年。

奇貨入秦　事即大利也。秦孝文王。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姫生子名異。大後更名楚。即莊襄王。初爲質於趙。日夜思歸。陽翟大賈呂不韋欲邀結秦王曰。奇貨可居。遂載之私有娠。因献之。異人生政。是爲始皇。

梨園子弟　唐葉法善引明皇游月宮。見素娥千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桂樹下。樂音清麗。及歸但記其車會西京府楊敬達進婆羅門曲。聲調吻合。按之便的。乃合二者製裳羽衣曲。選部下妓女。子弟三百餘人。親教于梨園中。故號梨園子弟。

鼂錯智囊　漢文帝。以鼂錯文學爲太常。錯爲人銷直。文帝時無治。尚書獨

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治。使錯受學焉。歷拜爲太子家令。其辯得幸於太子家。故號爲智囊。

理不下堂　昔子賤爲單于宰。彈琴而理不下堂而單于治。又子奇爲單于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安。以身親之而單于治。奇問子賤曰。子鳴彈而單于治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矣。

砥山砥柱　砥山卽山名。禹貢作砥柱。在平陽府平陸縣東南五十里。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在水中如柱故云。

貞姜溺死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於漸臺約曰。召必以符。時江水漲。遣使迎夫人。忘持符不敢往。使者還取符未至。臺崩遂溺死。

吝於改過　曾子固與王荆公善友。神宗問固曰。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王安石果何爲人。固曰。王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於楊雄。但勇於有爲吝於改過故不及耳。

大南年紀　大南年紀。通計自鴻飛氏紀壬戌年至酉朔辛酉年。該得四千

七百九年。自嘉隆元年壬戌歲以下。自濕陽王貉龍君至雄王。已得三千六百二十年。

王者節儉　晉文公衣不重帛。刘宋祖常藏破襖。漢文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明德皇太后馬氏恒著練裙。唐文帝常出袖以示群臣曰。此衣已經三浣。宋藝祖因衣羣襦。誠公主曰。富貴當知積福。帝堯布衣掩形。衣履不弊不更換。夏禹惡衣。公孫布被。

三年大比　地官卿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學。及與賢者能者。卿老。及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風明卿老。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試之。

人君仁愛　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千古之極。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詔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圖。下禁笞背。

帝問持齋　宋文帝。謂跋摩大師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者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臣悅和。則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天下之達道。又陸亙大夫問南泉曰。弟子食肉則是。不食肉則是。泉云。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

堯舜絶嗣　舜因堯於平陽。帝堯廢兄而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國止一身。不能及嗣。

貢使夷宮　昔我大南之國也。明命某年。歲次辛卯月日。使臣某往貢大清國。行至閩州。見列國陪臣貢使宮舘。在省城之東。横扁目題美字。唯我國以夷舘見称。使臣作色停住車馬。使人裂折夷宮字。謂大臣曰。大南之使宮舘。何以夷字見称。以我國屬南蠻而爲夷者。則東夷南蛮西戎北狄。自古有之。豈以帝舜文王之君。而夷其人而廢其法乎。若以國而爲夷者。則東至海隅。南至占城。西至哀勞。北至洞庭湖。奇産異物。人傑地靈。難以枚擧。他如董天王之滅殷賊。李翁仲之輔秦國。黎大行之滅柳升。至於佛仙神將。賢人君子。不一而擧。亦天地間之一大國也。何以夷爲。若以人主爲夷者。則神農之遺種也。問其學。則家孔孟。户朱程。漢唐之科目。李杜之文章。禮樂衣冠。珍食玩物。不下於中國也。何以夷爲。若以言語不同。衣服異類而爲夷者。古有荼鋻提槧之説。一國之内言語之不同。况我國自古有

士王之訓義語也。若以長髮交領之爲夷者。則我國尊大明中國之法制。若以落髮交領者。是匈奴之法制也。何以我國之爲夷哉。辨夷字有詩云。

自古衣裳與介鱗。氣從天地判偏純。尼山大筆嚴人楚。東海高風耻帝秦

斗次輝華文獻國。地靈鍾毓禮詩人。可堪宮館題夷字。此外悉渠認得眞

三等人　上等人不敎而善。中等人敎而後善。下等人敎亦不善。

不忍非人　孔子之訓跖蹻。臧倉之謗孟子。楚王之失弓。淮王之閉戶。刘寬之鮮馬。蘇軾之失王。韓信之袴下。陳寔之訓盜。孟慜之負甑。嗟乎。滄海胸襟乾坤度量。

不涉世緣　宋范鎭仁和人。壯年擧進士高第。歷郡縣以至卿佐。服官二十餘年。公每日必思所以忠君澤民之道。視聽言動毫不敢苟。雖居暗室陋屋。恒有戰競惕厲景像。及子成立。公便棄官歸隱。布衣蔬食。不涉世緣淸心。入道每日受持法華。金剛諸經。暇則禪思觀想。一切世諦分毫不有。至大觀中年九十餘。忽然悟了。囑侍者曰。人生世上猶如一場戲劇。鑼鼓響

時各逞其技。及至燼燈殘戍何意。與即如我來世間九十年。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幸而遇得這個。這個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赤白青黃。亦無長短上下。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所謂一物不有萬象悉包。此是最真最上。無住無來的妙諦。只在人心。至誠精進。心心相續念念不斷。三世諸佛皆從這裏出現。所謂真語。寔語。如語。非誑語。非異語。汝輩勉而行之。語畢默坐合掌而化。是時香氣滿室祥雲遍空。種種光明照耀世界。效日不散萬目共仰。

儒家戒殺　孔子家語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子羨啟蟄不殺方長不折。

見生不忍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無故不殺　禮云。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

漱口避蟻　孫思邈放蛇。後遐仙品。程明道問哲宗曰。聞帝在宮中。凡漱口必避螻蟻。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蟲之尒。頤曰。推此心以保四海。寔帝王之要道也。

意思一般　周濂溪每庭前草生交翠。輒不除去。曰。與自家意思一般。程頤

見人粘雀者禁之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之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曹彬不殺　曹彬爲將。未嘗私怒戮一人。堂室弊。求子弟請葺。公曰。時値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乾以待客　呂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命。多畜鰒魚。魚者乾物及笋乾。備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

海端不殺　海端爲南平學博。平生不殺。日惟市肉半斤奉母。自奉對客。日恒以菜。有新烟至。則加鹹魚一味。蘇子瞻所居。有栢竹雜華滿庭。眾鳥巢其上。蘇禁童僕不得捕。

成湯解網　成湯遇獵人張網四面。湯解三面。置一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子産放魚　鄭大夫子産。人有饋之生魚者。産不食。令校人畜之池中。

顔魯放池　顔魯公守郡。立放生池。張商英作監司。禁殺生業。

宋郊救蟻　宋郊宋祈兄弟應試。見群蟻爲水所漂。卽編竹橋渡之。後得魁大。

毛寶放龜　毛寶微時。遇人攜龜。買而放之。後爲將。戰敗赴水。見龜承足到岸。視之乃前放龜也。屈師買赤鯉放之。壽增一紀。

隨侯放蛇　隋侯往齊見蛇困于沙磧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至蛇所蛇啣一珠向侯酒匠見蠅投酒甕取放乾地蠅得活如此日久後受冤刑主刑援筆判決蠅集筆尖揮去復集詳查則誣也呼盜一問則服遂得釋

李景放生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所得買而放之水中孫良嗣遇禽鳥被獲買而放之潘縣令禁百姓不得入湖捕魚犯者加罪

子方放馬　田子方見老馬于道詢知其家畜而鬻于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贖歸而畜之以終其身程頤曰人吾同胞畜吾同氣裴相國曰氣之屬必有知知者必同体

無故摧折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程頤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喜而從頤賀曰陛下推此心及天下帝王之要道舉在是也子羔方長不折古孝子經春不斬草木周茂叔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要與自家生意一般

齊宣禁殺　齊宣帝受菩薩戒盡停五坊鷹犬復生之具及境內屠殺

殿上虎　宋刘安世正色入朝。每以辨是非邪正之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面折廷爭。遂犯雷霆之怒。即執簡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四五。觀者汗衣。人謂之殿上虎。

梁上君子　陳寔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盜入至梁上。寔夜起呼子弟訓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悪。習與性成類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殺地請罪。寔諭之以絹二疋與之。令改其業。人歌之曰。寧爲刑罪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難兄難弟　東漢太丘長陳寔生二子。元方。季方。俱有才俊。二子之子。各論父功德。諮祖決其優劣。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劉蕡下弟　唐文宗時。刘蕡對策直言指斥。官官常被黜落。登第諸人相謂曰刘蕡下弟我輩登科。寧不厚顏哉。

馮道失節　後唐五代時。馮道歷事五朝。易面变辞。失節之甚。時人以五嫁衣裳訕之

周道不備　皐陶能罷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無狀。不能使悪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之著周道之不備哉。

塞翁禍福　昔塞上一翁。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來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子騎駿馬而折（臂。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王出兵搜壯士。其子因跛得免）

多岐亡羊　楊子之隣人忘羊。既率其党。又請楊子之豎共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之多。對曰。多岐路而已返。竟不得羊。曰。岐路之中又岐路焉。不知所之故也。故曰。大道以多岐忘羊。学者以多方喪生。

事豊屋　朱李靖公。名沉。爲丞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屋廠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沉曰。身食厚祿。安榮如意。人事朝暮不保。奚用工夫事豊屋耶（事用也）

鄧通餓死　漢文帝。寵鄧通。出則同輦。臥則同牀。時有神相曰。君相之面有縱理文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何人窮得鄧通。遂相蜀地以銅山出賜之。使得鑄錢。當時鄧錢滿于天下。富與敵國。時文帝偶然生癰疽。痛苦難忍。鄧通跪而吮之。帝問通曰。天下至愛者何人。曰。莫若父子。時太子入宮問疾。文帝命吮之。太子推辞曰。臣方食新膾。不宜親

近聖帝太子出去。帝嘆曰。汝道我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能代吮。鄧通愛我勝如我子。於是愛寵轉加。太子聞之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文帝崩太子卽位。是爲景帝。遂治鄧通之罪。籍其家閉于空室之中。絶其飲食遂餓而死。又梁武帝。周亞夫有縱理文入口。又曰騰蛇入口也。

淫心拜月　贊之取武后好拜月。人以爲趣。而不知其淫心所使。

火甕極刑　唐朱興來俊臣。並事太后。用法深酷。競爲暴刻。一日興爲人誣告。與金吾將軍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俊臣訊之。興不知。方與俊臣會飮。臣佯問之。囚多不招。當以何法治之。興曰。置大甕。令囚入內。外用灰炙之。臣卽索甕圍依如興法。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惡懼叩頭服罪。法當斬死太后原之流嶺南爲仇所殺

楚王誅夷　佛道入中國。楚王最先好之。楚王明帝之弟。其寔與方士邪人造作圖書誣人耳目。陰謀逆乱而已後事發覺。廢徙丹陵自死。

一別千秋　唐賓駱王作。裴大夫挽歌曰。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間。百年二

萬日。一別幾千古。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一朝千古　唐史薛收卒。秦王與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豈期一朝成千古。

子推抱樹　介子推不仕隱于綿山。文王求之不出。令人赭其山。推抱樹而死。文公使抱之樹爲屐着之每顧後痛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自此爲始。

玄豹文章　陶令子妻諫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不下食。何者。由以澤毛羽而成文章。

五經掃地　唐祝欽明素以儒學著爲祭酒。中宗宴群臣。祝欽明曰請入風舞君前。據地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侍郎盧藏用私諸生曰。祝欽明如是擧五經掃地。

鼠入牛角　漢刘龔病重。召右僕射與語曰。吾子孫有五人。而不肖。後世如老鼠入牛角勢必漸小。

太乙吹藜　漢刘向校書于天祿閣夜半有老人持靑藜杖吹杖頭火光照向曰吾乃太乙真人聞卯金之子好學。故下觀之。卯金卽刘字也

披星戴月　披星戴月。謂早夜奔馳。巫馬期爲單于宰。披星而出。戴月而入而單于治

鱣堂　漢楊震明經博覽生徒千數先儒謂之關西夫子。堂上有鸛雀銜三鱣飛集于講堂前。故稱鱣堂。

魯襃論錢　魯襃著神錢論以刺曰錢之爲体有乾坤象親之如兄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禁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

范淹苦學　宋范仲淹家貧而力學與友讀書每日作粥二器虀數十莖啖之如此三年後爲兵部尚書虀苦菜也

返風滅火　漢劉昆爲江陵令時有失火昆向火叩頭須臾返風滅火

功名美器　种放隱于終南山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夷曰當有顯官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各將有時敗之後果如其言

三顧草廬　諸葛躬耕南陽之西玄悳造其廬凡三往而後從之遂爲蜀漢相

弦韋急緩　董千安性緩佩弦以自急弦急彈也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寬韋緩弹也

賣刀買犢　渟海饑群盜大作宣帝命共遂爲守遂至郡界傳令勿捕盜盜喜竟佩劍帶刀而迎遂勸其賣刀買犢事農務本耕田而食改過遷善奇年而郡大治

文官職服　一二品仙鶴共錦雞。三四孔雀雲鴈飛。五品白鷴唯一様。六七鷺鷥鸂鶒宜。八九品官并雜職。鵪鶉練鵲共黄鸝。風憲衙門專執法。特加獬豸邁倫彝。

武官職服　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裘。一二獅子兒而三四虎豹優。五品羆熊俊六七定為彪。八九是海馬華犛有犀牛。

男女授受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乎。孟子曰禮也。嫂溺援之以手。髠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負笈　前漢蘇章。負笈從師。不遠千里。

青奴　黄魯直。以竹為夫人。夫人者几也。竹称青奴。

伊呂耕釣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往聘之拜為將。呂望釣于磻溪。西伯將出獵共語大悅。載之以歸。號太公望立為師。

陳平讓封　漢高祖初起時。魏無知薦陳平才可用。帝以為都尉。及得天下封功臣。封陳平為曲逆侯。平曰。臣非魏無知安能得進。願讓封。帝曰。陳平可謂不背本。更官魏無知

五斗折腰　晉時淘潛為白澤令。性簡貴不私事上官。一日遺督郵至縣令。吏謂應束帯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以五斗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而歸。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6

覆水難收　漢朱買臣家貧採薪給食擔薪行而讀書妻負薪隨而數數止妻羞之求去臣笑曰吾五十必有富貴妻怒曰從君終餓死竟去後武帝拜爲會稽太守臣入吳界見故妻臣即駐車令載彼夫婦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復求合臣曰能收覆水方可許合妻遂縊而死臣與其夫錢而瘞之墓上之草獨黑後人題其墓云青草池邉一古丘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嚀寄語人間婦自古糟糠至白頭

斷臂守節　王凝卒于官妻及小子負骸歸遼東過村府止旅舍主不與適日暮李不肯去主人牽臂出之李遂引斧斷臂官笞主人

賣李鑽核　晉王戎爲司徒與時沉浮無所匡救性貪悋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苦不足家有好李常賣與人恐人得種鑽核方賣

父子助瘞　宋堯夫往姑蘇取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途遇石曼卿家貧三喪未瘞無可謀者堯夫舉麥助之單騎回家拜父侍立父曰東吳曾見故

人麼。對曰。石曼卿家貧三喪未塟。留滯丹陽。父曰。何不以舟麥濟之。對曰已付之矣。後登進士。官至中書郎。

喜聞三賢　昔者聞夷齊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懦。

漱石枕流　晉子刑年少。欲隱而不仕。武子曰。漱石以厲其齒。枕流以洗其耳。

韓出胯下　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漂母飯信。信喜。曰。吾必以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屠中少年悔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信遂俛首蒲伏出胯下。市人皆笑信爲怯。後信爲楚王。召漂母與之千金。召辱巳亦與之千金。以爲楚中郎尉。

蘇武牧羊　漢蘇武使匈奴。奴脇武令拜。武不從。以刀臨前曰。堂堂漢將。安能屈膝於四夷哉。奴使牧羊十九年。

杜暹埋金　唐杜暹使虜。虜以金遺之。暹固辞。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之。陰埋幕下。至出境。日。移文令取之。突厥大驚。

三足烏　漢管寧家貧。天夕雪陰霾。一日謂友人曰。吾恐斷三足烏脚。寧不足憂也。天霧氣霾水蒙蔽。日中有三足烏。

千萬買隣　宋李雅買南康市宅。隣呂僧弥問價。宅對曰。一千一百萬。弥怪其價。曰。百萬買宅。以千萬買隣。買宅易得。難得善士爲隣。

三人爲友　魏管寧與邴原華歆爲友時人號寧爲龍頭原爲龍腰歆爲龍尾又五代時三人爲友築坛以丹雉白犬歃血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接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

赤脚踏氷　漢馬蟠夏夜直宿館中是久蒸鬱位熱如坐甑中謂同舍人曰吾欲拔襟赤脚踏氷陰之層水以洗滌塵勞乎

六月飛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獄衍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霜降

古人篤學　匡衡鑿壁孫敬閉户董仲下帷車胤囊螢孫康映雪蘇秦刺股李寗掛角高鳳漂陵謂不知驟雨而漂陵也

四知　漢楊震爲東萊守道徑昌邑邑令王密舉茂材暮夜以金投謁震却之密曰此間暮夜無知震曰不然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佛印長歌　宋蘇子瞻與佛印爲友一日佛印寄長歌一篇子瞻看三徧不知蘇妹看一徧寫得怪異每二字一連共一百三十字遂寫之的甚是字

野野鳥鳥啼啼時時有有思思春春氣氣桃桃華華發發满满枝枝鶯鶯雀雀相相呼呼喚喚岩岩畔畔華華紅紅似似錦錦屏屏堪堪看看山山秀秀麗麗山山前前烟烟霧霧起起清清浮浮浪浪促促潺潺溪溪水水景景幽幽深深處處好好追追遊遊傍傍水水華華似似雪雪梨梨華華光光皎皎潔潔玲玲瓏瓏似似墜墜銀銀華華折折最最好好柔柔茸茸溪溪畔畔茸茸清清雙雙蝶蝶飛飛來來到到落落華華林林裏裏鳥鳥啼啼叫叫不不休休為為憶憶春春光光好好楊楊柳柳枝枝頭頭春春色色秀秀時時常常共共飲飲春春濃濃酒酒似似醉醉閑閑行行春春色色裏裏相相逢逢競競憶憶游游山山水水心心息息悠悠歸歸去去來來休休役役。蘇式看了三徧只是沉吟而已蘇妹取過一覽了然便道哥哥此歌何有難觧待妹子念與尒咱即時即誦云　野鳥啼

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華發春氣桃華發满枝满枝鶯雀相呼喚

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華紅似錦屏。華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烟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溪水。浪促潺溪水景幽。景幽處好深處追遊。追遊傍水華。傍水華似雪。似雪梨華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華折。似墜銀華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華。落華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閑行春色裏。閑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共三十六句

琴堂 子賤爲單于宰。彈琴而不下單于治。蓋設法令人分職掌其事。號琴堂

定策兩朝 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者。誠用舍行藏之道也。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誅滅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

禍及池魚 魏有池仲魚。爲城門候。一日城中失火。仲魚燒死。諺云。城中失火。禍及池魚。

堯夫祝香　邵堯夫曰。夜祝香文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蘄處處田禾熟。唯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

讀寫孝經　後漢。向翊。張角作乱。翊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兵於河上。向北讀孝經。賊則自當消滅。又後漢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乱。右龐扶風宋梟為守。患多冦判。謂勳曰。京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

日食萬錢　晉何曾。武帝時為司徒。性奢侈。厨膳滋味。擬于王者。每以玉屑煮羹過則棄其玉。日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其子何劭。復培之。日食二萬錢。何孫何綏。奢侈尤甚。至永嘉末。何氏無遺種。

碑文刊刻　無懷氏封太山以紀功。碑石之刻自此始。又印本書籍。唐初未有。始于後唐莊宗時。馮道刻九經板印賣之。

麥穗兩岐　漢光武。張堪為漁陽太守。匈奴不敢犯塞。開稻田八千頃。

勸農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兩穗岐一茎兩穗張君為政。樂不可岐也。
雉馴　東漢魯恭。字仲康。章帝時。為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使仁恕
往察之。值恭循行阡陌。俱息桑下。有雉過。旁有小兒。使者謂小兒曰。何不
捕之。曰。雉將雛。使乃辭公曰。所以來者。察公之政迹。今公為政三有異焉。
積德根災。一異也。仁及禽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使还白安。安平書言之以恭爲司徒。
二十一史　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誌。何法盛晉
書。李延壽南北史。沈休文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父子梁史。陳史。魏徵
隋書。韋述唐書。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宋李壽通鑑表編。陳中徵三王
本紀。陳桱音經通鑒續編。揭溪斯宋元史。是二十一史。
字仰鍾王　鍾繇三國時人。善爲隷書。若飛鴻舞鶴。又晉王羲之善書寫。後爲會稽長史。
青錢萬中　唐張鷟。其母初夢五彩鳳集子肩。客者曰。生子當以文擅天下。
及生因以鳳夢之祥。命名鷟。高。高八朝。以制舉皆登科第。員半千稱其字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

留衣停　周濂溪往潮州灵山寺。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并存。及留衣亭。題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誹釋氏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才高位下　聰明醜於貌而慧于心。趙一高于才而下於位。羅褒富而不義。原憲貧而有道。見比干之剖腹。謂忠貞不可為也。

死義　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居于海島。高祖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者舉兵誅之。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客持頭獻之。高祖以王禮葬之。拜二客為都尉。二客還至冢間。穿冢旁自刎從之。尚有五百軍中。在海島。聞橫死亦自殺。無一人異心。

青州從事　桓温主簿善別酒。每飲輒令先嘗。好者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都郵。蓋青州齊縣。飲好酒直至臍下。平原有鬲縣。飲惡酒止至膈而不下故云。

還金不受　包公字希仁。號孝肅。名拯。宋為御史。天性嚴厲。未嘗笑容。知開封府。時李覺安生子年幼。因病以白金百兩。寄與張惠明。覺安死。後惠明

還其子子拒不納將至包公所。惠曰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公還其子子辞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今辞不受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賫付在寺給散也。修冥福以薦亡者。

兩國興困　韓信楚士也。背楚之漢。楚以信困。漢以信興。夫前後一信也。二國興廢因之。盖善用與不善用故也。

天地之外　鄒衍曰。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

飯後鍾　呂文正公。既貴顯入相。上所賜與皆封記不用。上知之問故。對曰。臣有私恩未報。蓋公微時。受恩于僧寺。今相傳公少貧讀書寺中。候僧食時。聞鍾鳴即往赴。日久僧厭之。飯後乃鳴鍾。公至大窘。題云。十謁朱扉九不開。滿身風雪又歸來。入門懶睹妻兒面。撥盡寒爐得火灰。又唐王播少孤貧。客于楊州善惠寺。隨僧齋飯。僧久厭怠。飯後擊鍾。播不悅。題壁云。上堂齋罷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公及第。僧以紗籠其詩。後公至寺見而續云。二十年來塵土面。而今始見壁紗籠。

罔川圖　秦泰余為汝南學官。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罔川圖示余曰閱此

可愈疾。余得甚喜。使二子從旁而閱之。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周川。忘其身之縶繫。數日病愈。

漢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下詔繫獄。女子緹縈上書曰。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後雖有過。改過自新。其可得乎。妾願投入爲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天子憐其意。詔除肉刑。又詔笞一百代劓。笞二百代斬趾。笞三百代黥。

蒲鞭示辱　漢劉寬治郡時。民有過。以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其怒。使婢故以羹汚朝衣。公但曰。羹爛汝手。終不怒。

高出倫類　子房人傑也。一見黃石公圯橋進履。遂爲帝者師。孔明臥龍者。一見龐德公拜於牀下。遂爲王者佐。仲尼聖人也。一見老子。即日其猶龍乎。而今萬世而下。人稱至聖也。

侯景伏誅　三月侯景尋伏誅。傳首江陵。暴屍于市。士民爭食之。

厚顏　唐進士根光遠。于索權豪不厭。常遭有勢者撻辱。畧無改悔。人多鄙之。皆云光遠厚顏。如千里鐵甲矣。

擲果　晉安仁有美手姿。號爲奇童。每俠彈出洛陽。婦人愛之。皆連手投以佳果。盈車而歸。

投石　孟陽貌甚醜。每游洛陽市。小兒以瓦石投之。委頓而返。後仕爲着作郎矣。

尸位素飡　漢武帝時。王莽擧家封侯。莽爲大司馬。將及篡位。張禹等。不能

政治以救乱。朱雲上書云。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飡。

利之所在　管子曰。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

軍中醉酒　勾踐用兵與吏士。同其甘苦。軍行之日。有民献膠一瓶。勾踐投之于河。使軍士汲水飲之。蓋欲均惠于三軍故軍皆醉。

薛居州　薛居州君子也。立於宋王之朝。而王之左右前後皆邪佞小人。雖一薛居州。豈能成就宋王之德乎。故孟子亦云。

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番陽。有貧士献詩甚工。時士大夫雅重歐陽。字學黑本。貴重薦福寺碑。即其本也。公備墨紙。欲使匠摹千餘本。售于京師。得錢百萬。不意雷霆忽起。其碑即碎。詩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金青鏡　望蟾閣上有金青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祈國所献。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畫虎成狗　東漢光武時。伏波將軍馬援征蠻。遺書誡子曰。效李良不得隱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耿恭拜井　漢明帝。匈奴北單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迴。引兵據之。虜擁絶澗水。恭穿井不得水。吏士渴之。恭乃整衣向井禮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卽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

朱亥鎚　戰國時。因威烈王。魏公子無忌。欲發兵救之趙。魏王不聽。乃用侯生之計。因宮人如姫。以竊兵符。將奪其將晋鄙兵以救趙。乃以力士朱亥與俱。無忌至葉。晋鄙兵合符果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鉄椎。椎殺晋鄙。無忌乃將其兵救趙大破秦師。

晦菴擧子　晦菴十八歲。從刘屏山遊。刘屏山意其必留心擧業。遂搜篋中。唯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卷。次年登科後。日寄山居詩云。方丈翛然竹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那許散華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

諸葛八陣　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每日二陣。栢從一陣之中又二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

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此武八陣圖也。在定軍山下聚石爲之

墓誌　唐付奕制石三四尺。書人平生行事。姓名年月勒於石埋在塘前。金人見之。知其某厶之墓

太阿龍泉　晉張華見斗牛有紫氣。以問雷煥。煥曰。宝劍在豐城獄屋下。精上射牛斗。尒華即輔煥至豐城令。掘獄石匣。得宝劍二。一太阿。二龍泉。

筆硯陣圖　衛夫人書陣圖。王右軍跋其後。紙爲陣。筆爲刀。墨爲甲。硯爲城。

疾不可爲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遠男而近女也。

崔浩現報　崔浩奉道士飛謙之道。性不喜佛。謂佛法虛誕。勸魏太武除滅佛法。誅沙門。毀經像。浩行路。見佛像。必停車尿之。妻郭氏誦金剛經。奪而焚之。揭灰棄尿廁。不久。帝身罹惡疾。追悔無由。視浩若仇。使有司執浩檻車。置于城道側。使衛士十人。路行尿浩面。呼聲嗸嗸。徹于道路。自嘆曰。此吾投經尿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崔門既誅。夷五族。屍無收者。帝遇癘疾兩年。遍身發瘡。体血交通遇弑。

文房四寶　蒙恬造筆。由真造墨。子路造硯。蔡倫造紙。又云筆、稚子、郎筆也。號
饅頭　孔明南征。孟獲班師至瀘水不能進。孔明乃用羊豕裹麪。以象人頭。以祀神明。故稱饅頭
五桂齊榮　宋竇禹鈞字十郎。燕山人。修善行德。生五子。五代末相繼登科。
一皆貴顯。儀為禮部尚書。儼為禮部侍郎。侃為翰林學士。侃為左補闕、偁
為諫大夫參知政事。僖為起知郎。時人謂之竇五桂。又曰五龍。馮道詩云。
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韓黎古文　韓文公佛骨一表。筆力軒昂。亦少年英果之氣未除。然自潮州
遠謫。善心由興。信禮大顛。尊崇正教。所以再沐善緣。重蒙福善。得大用於長慶中興之世也。
名利所在　管子曰。會尽人情。莫不呼牛喚馬。只是念頭是故名之所在爭
之端也。爭之而不止。怨之府也。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
晏嬰短小　齊有晏嬰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于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
曰使狗國者從狗入門。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乎。對曰臨

淄。張袂成帷。揮汗成滬。何爲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尒

擊像頭落　小說云。唐人燕安祿山叛者。其人先爲閬州守。有畫像在焉。時明皇幸蜀。見之大怒。使。使臣以劔擊之。像頭自落。時閬州守隱居陝西。頭忽然墮地。

扁鵲盧醫　扁鵲家于盧國。因命爲盧醫也。

孝親　見王祥兄弟爭死。便自悲泣。見蔡順桑椹養親。不忍殺彘。

栽詩敲推　栽詩曰。敲推。僧無本居法於寺。常游京師。吟詩。始欲着推字。又欲下敲字。擬議未定。遂於驢上作推敲勢。韓愈車騎出。左右擁愈前。師云所得句推敲字。書神游象外。不知回避。

留侯授履　良常從容遊步。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其所。直墮履圯下。顧謂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强忍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跪受之。父以足授。笑而去。良大驚。老出一編曰。讀此爲帝王師。老卽黄石公也。良卽留侯也。

斑衣戲舞　老萊。逃世耕于家山之陽。或言於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交先生。萊曰諾。妻曰。妾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于禍乎。妾

不能爲人所削。投其奋而去。萊乃隨而隱之。年七十三。親尚言不稱老。常着五彩衣戲舞親前。欲親之喜。

盧氏冐刃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常有盜劫數十家。人匿竄。唯老姑未去。盧氏冐刃立其側。爲賊挫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曰。人異於禽獸。仁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耶。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姑曰。歳寒然後知松栢操。

精通書法　唐李北海精於書法。世多效之。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

勞薪　荀勗嘗在帝坐。適饍。夫進食。勗曰。此必勞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車脚供爨。東坡曰。火悪陳薪悪勞。道經云。不得以桃枝柳幹作柴燒煮。

形言發行　邵康節曰。凡人之善悪。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以治家之法。即書百忍字以献。帝旌其門。賜以縑帛。

然燭而行　李贄號卓吾。舉於鄉。後爲郡守。其學以飜剔前案爲奇。毀聖賢

爲高。每剏爲兩人語。其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皆如長夜。其一笑曰然則羲農以下。盡然燈燭而行耶。次至孟子。迄于周程。誹侮尤甚。所着有焚書藏書等篇。以始皇爲聖帝。武則天爲聖后。馮道爲聖相。

身体不具　周勃以口吃而作相。盧攜以短舌而在朝。晏子以身小而顯其身。侯生以形劣而昌其譽。載在史中不可枚擧。齊項公。使婦人笑郤子而被伐。平原君使美人笑躄者行跛而被誅。趙綿使人笑孟嘗君(爲小丈夫而被殺)

薛包孝悌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哭不得已。廬外舍。旦入掃灑。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亡。哀痛成疾。諸弟求易居。包不能止。曰。任汝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云云安帝聞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小子參政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庭。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小子亦參政耶。蒙佯爲不聞。同列必欲詰其姓名。正堅不許。曰若不知其姓名。終身便

不能忘不如不聞。又富弼少時。嘗有詬罵之者。弼聞如不聞。或以告之。富曰。恐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富曰。天下想有同名姓者。非罵我也。又漢刘寬。未嘗疾言遽色。有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不辨解共之。後數月牛自歸。其人慚送還請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因錯誤。幸勞見歸。何罪之有。桓帝徵為南陽郡守。

臨終遺命　湘山錄云。宋王文正公旦。遺命臨終剃髮着壊色衣用火葬禮。又楊大年官居宰相。臨終遺命。以袈裟置棺中。又杜黄裳臨終遺命亦然。

陰德耳鳴　李士謙曰。夫積陰德猶如耳鳴。唯己知之。人不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知之。何陰德之有哉。

治世因時　宋濂曰。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用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嚚邪僻翕然並作。縲絏不足以為因。斧鑕不足以為威。故西方聖人。丕因果輪廻之說。使暴彊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履踐。豈不補治化之不足歟。使上人炯然內照。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臻妙覺。

家自先毀　宋濂曰。棟宇堅者風而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恠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戒律不守。馳騖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

聖人無兩心　無礙居士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道者先天地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得其道之真。若合符契。

三教一理　儒曰懲忿窒慾。釋曰戒。儒曰寂然不動。釋曰定。儒曰感而遂通。釋曰慧。三者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是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不識聖人之要旨。與面墻者何異哉。

朝聞夕死　宋張商英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

道哉。豈非大覺慈尊明心見性無上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為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天上人間。無不尊奉。非下士之所能。豈淺識之究大哉。

善施無驗　宋張商英曰。歐陽曰佛者善施無驗。張商英曰。佛捨至貴極富。為道忘身。濟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今世人有稍挾欺紿者。必為眾人所棄。況有識者之賢乎。若使佛纖毫妄心。則安能俾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鬼神。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化。有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接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不異語也。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足佛而已。

資生正法　摩詰經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花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傅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在家菩薩。了事凡夫。詎不偉哉。

深根固蒂　宋張商英曰。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張商曰。凡有害于人者。衿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乎。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惡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心者。豈可得哉

念恩　宋張商英曰。豈不念皇恩度牒。不預征役者。人主之惠也。豈不念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辞親棄俗。當爲何事也。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業不修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昔無着遇文殊時。已凡聖同居龍

蛇混雜。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不亦难乎。故孔子存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不覩自古巨盜奸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勢所未免也。

期榮謀祿　張商英曰。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為儒。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讐怨作。讐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為儒亦不足貴也。非特儒者為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尊也。欲使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為高。無爵祿以自活。故禪家乞食于人者。使折伏高慢下心於一切。猶世人慳吝財貨。而不能作福布施。求世果報。貧窮饑苦。行乞食法者。世人本無施意。因彼來乞。發我施心。以修真福。

窮理盡性　張商英曰。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

道。以此賖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建寺宇置田園。不慮竭。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則福蔭天人。其心淨則道同佛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

辭榮捨富　宋張商英曰。中間有俊爽聰明者。有辭榮捨富者。彼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否。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幽深閴寂之處。藜羹韋布。僅免饑寒。雖未達其道。必有所得。議者深嫉禪徒。不耕而食。亦知其一未知其他。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奸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祝。皆然也。何獨守護心城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所費亦寡矣。且旣受国恩。紹隆三寶。而佛爲農者乎。

供佛在世　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受者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

禮懺功德　姑蘇。曹曾川居士爲子言。有女夫家夏坐室中。一蛇從墻上逐鴿墮庭心。家人見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曾川往視。則云我昔爲荆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滸。遂死江中。我父母妻子。不知安否。曾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　大明矣。鬼方悟死久。并知爲蛇。曰。既作蛇死亦無恨。但爲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泗洲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爲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隱如故。懺之時大矣哉。

爲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素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子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日呵其妻子云。何故爲吾墳墓事。殺鷄爲黍。今有吏隨我。稍不似前之自由矣。子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子謹記之。以候應否。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母亦隨斃。乃知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爲父母殺生。孝子豈爲之乎。

鹿祀求名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

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已祿。於汝安乎

莊子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疎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爲古文辞。及挙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辞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顔色也。置勿論。予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而大成於孔子。吾試喩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乱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温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玕碔砆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寔。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茘芰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况乎爲僧者之。不以文爲業也。

莊子 曰。古尊宿疏經造論。有引莊子語者何也。曰。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爲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不是之引而將誰引。然多用其

言。不尽用其義彷彿而已矣。蓋稍似而非真是也。南人之北，北人不知舟。指其車而曉之曰。吾舟之載物而致遠。相此方之車也。借車明舟。而非以車為舟也。

好樂　人處世各有所好。亦各隨所好。以度日而終老。但清濁不同耳。至濁者好財。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或好古玩。或好琴棋。或好山水。或好吟咏。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為勝矣。然此猶世間法。又進之則好讀內典。又進之則好淨其心。好至於淨其心。而世出世間之好最勝矣。漸入佳境。如食蔗箭。

靜之益　世間醞釀醇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由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古人云。二十年不開口說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

佛經不可不讀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視閒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

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寔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恢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一染識田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戒殺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穌穌穀穌穌果穌穌蔬菜穌穌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是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危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猶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來生　僧有見貴顯人而心生慕羨願似之者復有見貴顯人而心生厭薄若不屑者是二人皆過也何也尔徒知慕羨彼而寧知彼之前生即尔苦行修福僧人乎則何必慕羨尔徒知厭薄彼而寧知尔之苦行來生當作

彼有名有位官人乎。則何可厭薄。既未離生死彼此更迭。如汲井輪互爲高下。思之及此能不寒心。但應努力前修。不捨寸陰。以期出世。安得閒工夫爲他人慕羡耶。厭薄耶。

業捨所長　凡人資性所長。必着之不能捨。如長於詩文者。長於政事者。長於貨殖者。長於戰陣者。乃至長於書者。畫者。琴者。棊者。皆弊精竭神。殫智盡巧。以從事而多有鈎深窮玄。成一家之名。以垂世不朽。若能棄捨不用轉此不回。精神智巧抵在般若上何患道業之無成乎。而茫茫古今千百人中未見一二矣

醉生夢死　醉生夢死恒言也。是至言也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類。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心未已也。賫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忙而復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然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

眞道人難　凡人造業者百。而爲善者一二。爲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堅久者一二。堅久者百。而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者一二。如是最後名眞道人難乎哉。

楚失弓　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大矣哉楚王固滄海之胸襟。而仲尼寔乾坤之度量。雖然仲尼姑就楚王言之。而未盡其所欲言也。何也。尚不能忘情於弓也。進之則王失弓王猶故也。無失也。假令王復得弓。王猶故也無得也。雖然猶末也。尚不能忘情於我也。又進之求其所謂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謂弓也。人也。楚也。

愚之愚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為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妝盡萬般巧。無事不能。乃至談玄禪。靡不通貫。而究其真寔處顛倒迷惑反見咲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

求人過　見人飭躬立德名稱顯聞便多方求覓其過。此忌心也。薄道也。或見人有所着述其求過也亦然。不知聞一善行。覧一好書。皆當隨喜讃嘆。而反掩之滅之。是誠何心哉。君果行係偽行。書係邪書。自應正言公論。明

斥其非。又不當半褒半譏依阿進退。

出神　或問仙出神。禪者能之乎。曰。能之而不為也。楞嚴云。其心離身反觀其面是也。而繼之曰。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是能之而不為也。又問神之出也。有陰有陽。楞嚴所云。陰神也。仙出陽神。禪者能之乎。曰。亦能之而不為也。或者愕曰。毋愕也。爾不見初祖已歿。隻履西歸乎。爾不見寶誌公。獄中。一身。市中。一身乎。爾不見溈山晏坐靜室。乃於庄上喫油糍乎。然亦不名聖證。宗門呵之。昔一僧入定出神。自言我之出神。不論遠近。皆能往來。亦能取物。正陽神也。先德責云。圓頂方袍。參禪學道。奈何作此鬼神活計。是故吾宗大禁不許出神。

聞訃　聞人訃音。必大驚訝。此雖世間常情。然生必有死。亦世間常事。自古及今。無一人得免者。何足驚訝。特其虛生浪死。而不聞道。是重可驚訝。而恬不驚訝悲夫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躭芻豢之悅口。二者慮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体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共也。且鹿之壽。最永於諸

獸而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雖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雖欲齋而勢弗克者。則姑行月齋日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可也。久之宿習當斷。自

蛇成龍　昔人有喻。如蛇成龍。不改其皮。如人成佛。不改其面。此破愚夫着相求佛。蓋彷彿為比。非的喻也。斷章取義。非全喻也。又有謂蛇伏地內。由修煉而成龍。不知此性稟使然。非修鍊所致。是故汚水中虫化而為蚊。廁圂中虫化而為蠅。蟯之為蟬。蠶之為蛾。雉之為蜃。雀之為蛤。鯊之為虎。鯤之為鵬。如是之類。穌穌非一。豈其有修鍊之術乎。又不見草之為螢。飯之為螺。瓦之為鴛鴦。無情而化有情。修煉安在。吾恐不明理者。名為學道。惜作邪因。妄冀邪果。不得不辨

名利　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既不可得。卻之亦不可免。此卻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者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卻不可免。誰知之者。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為。又求之未得。不勝其慍。及

其得之不勝其喜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喜為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忌為庶幾達宿緣之自致了萬境之如空而成敗利鈍興味蕭然矣故知此語玄妙

六道互具　六道之中復有六道且以人言之有人而天者諸國王大臣之類是也有人而人者諸小臣及平民衣食饒足處世安然之類是也有人而修羅者諸獄吏屠兒劊子之類是也有人而畜生者諸負重力役恒受鞭撻之類是也有人而餓鬼者諸貧窮乞人啼饑號寒之類是也有人而地獄者諸刑戮剮割之類是也天等五道亦復如是所以然者昔因持戒修福今得人身而所修戒福有上中下此三斷中復有三斷多多無盡各隨其心感報不一經云一切唯心造又觀於是尤信

大豪貴人　世間大豪貴人多從修行中來然有三等其一持戒修福而般若正智念念不忘則來生雖處高位五欲具足而心則時時在道真所謂

有髮僧也。其二持戒修福。而般若之念稍疎。則來生遊戲法門而已。其三持戒修福。而於般若邈不縈念。則來生爲順境所迷。背善從惡。甚而謗佛毀法滅僧者有矣。鞫其因地則均之修行人耳。而差別如是。來生更來生其差別又何如也。寒心哉。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澱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易爲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爲青。是則青以緣會而青。翠以緣會而翠。非唯翠之爲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

菩薩不現今時　竊恠今時。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旣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群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然元季明國初。猶見一二。近胡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衆生。觀音稱無刹不現。豈其忍遺末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刹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緣度生。衆生無緣則不能度。喻如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淸月則

不現。況今末法漸深心垢弥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世界 憶昔童子時戲與諸童子相問難。謂天地盡處當作何狀。將空然皆太虛歟。則此空者又何所止。將結寔如垣壁歟。則此寔者又何所止。諸童子無以應。笑而罷。而予則隱隱礙於胷中也。彼山海經所謂東西相去二億里。南北相去一億五萬里。秖據一方。誠管窺而已。後閱內典。至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為非佛不能道。嗟乎此未易言也。

年劫 因世界以推年劫。自今而追昔。昔何所始。自今而要後。後何所終。彼太極圖言。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萬物。則太極為始。經世書。約一元之數而該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元之初為始。然太極又何始。元之初又何始。縱令如歲序。然今歲之前有往歲。而往之又往。誰為最初之祖始乎。又何時為畢竟盡處。更始之永終乎。則冥然似醉。後讀內典至佛言無始。又言。劫數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為非佛不能道。嗟乎此又未易言也。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憂樂　貧者憂無財。慕富人之為樂。而不知富人有富人之憂也。賤者憂無官。慕貴人之為樂。而不知貴人有貴人之憂也。貧者賤者富者貴者。各憂其所不足。慕王天下者。以為窮人世之樂。而不知王天下者。有王天下之憂也。而猶不知其憂之特甚也。而猶不知其反慕乎。群臣百姓之為樂也。嗚呼。悉妄也。惟智人能兩無憂樂。而住無憂樂者亦妄也。非大悟大徹無自由分。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偽之称也。文殊為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証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悪。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

丘非丘陵之謂。蓋近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衆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盖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好古

數輩好古者。群聚一堂。各出其古以相角。有出元宋五季時物者。衆相與目笑之。已而唐而晋而漢而秦而三代。恨不得高辛之鑪。燧人之鑽。神農之琴。太昊之瑟。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一人曰。諸君所畜誠古矣。非太古也。非太古之太古也。衆曰。然則日月乎。曰。未古也。有天地然後有日月。然則天地乎。曰。未古也。有虛空然後有天地。然則虛空乎。曰。未古也。吾所畜日月未生天地未立空劫以前之物也。諸君不惜千金。以博一爐一瓶一書一畫。而不知寶其最古亦惑矣。衆相視無語。

家作佛事 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

樞要。耽財寶。而不得其爲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爲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秖以增親之業。助其沉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嘆。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覔之。

魔着。魔大約有二。一曰天魔。二曰心魔。天魔易知且置勿論。心魔者。不必發風發癲。至於褻尊慢上無復顧忌。囚首褫衣不避譏嫌。而後爲魔也。一有所着。如耽財耽色耽詩耽酒耽書耽畫等。亦魔也。豈唯此哉。妄意欲功蓋一時。名垂百世。亦魔也。豈唯此哉。卽修種種諸善法門。妄意希望成佛。亦魔也。豈惟是哉。卽如上所說諸魔皆悉無之。而曰我今獨免於魔亦魔也微矣哉魔事之难察也。

人身難得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語誰不知之。知之而漫不加意。與不知同。昔須達爲佛營室。佛視地上螻蟻。而謂達言。此蟻毘婆尸佛以來經今七佛尚在蟻身。夫一佛出世。歷年甚久。劫曰七千。釋迦而後。過五百餘萬

歲而慈氏下生名第八佛未知此蟻脫故身否縱脫蟻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今徒見舉目世人比肩相摩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既得人身漠然空過真可痛惜予之懈怠過不能不深自痛惜而併以告大同志者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悉成煨燼其言曰吾雖有功於國損吾壽矣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尔烏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而於蝦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之怪寧思薄乎云尔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强陵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其旨深哉

出家休心難　人生寒思衣饑思食居處思安器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其奮然出家爲無此等

累也。而依然穌穌不忘念。則何貴於出家。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然豈惟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廻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擧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閑法。此安閑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閑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群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無子不足憂 世人以無子爲憂。而富貴者憂彌甚。或曰。不孝莫大於無後得無憂乎。予曰。然古今語意自明。蓋謂不娶而無子者。非謂娶而無子者。娶而無子。奚罪焉。且帝王統馭億兆。非無力置姬妾也。非無方士奇人進藥石也。而有絕繼儲嗣者命也。故不足憂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多行不義。

奪人之有。絕人之後。離人之骨肉。夌虐他人子女爲巳之婢僕者。穌穌陰險慘毒。皆無子因也。是則可憂矣。不作是因而無子者。命也。非我之咎。故不足憂也。

出世間大孝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以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方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璨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

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爲親友所強勸。已而過俗醫又從諛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不思肉之力。僅能肥身。不能延命。智者已必不爲。又況膏粱子弟。或癯瘠如餓人。而藜藿田夫。或充腴若富賈。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茶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殺生人世大惡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應之者曰。劫盜也。忤逆也。教唆也。予曰是則然。更有大焉。大莫大於殺生也。或曰。宰殺也。充庖日用常事。何得名惡。而況最大。噫。劫盜雖惡。意在得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之命。而殺生。則剖腹剜心。肝腦鼎鑊矣。忤逆者。或棄不奉養。慢不恭敬。未必爲阿闍楊廣之舉。況闍廣所害一世父母。而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老。所殺無筭。則害多生父母矣。教唆者。惡積名彰多遭

察訪。漏網者稀。彼殺生者。誰得而詰之。則搆訟之害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

殺生非人所爲。虎豹之食群獸也。鷹鸇之食群鳥也。鱧獺鶩鷺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且人之形禀人之性。乃殺諸衆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鸇鱧獺鶩鷺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鈎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爲人乎。旣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出世間大孝　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絛。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覲弥陀。得不退轉

人子報親於是爲大子昔甫知入道而二親丟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二衆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不朽計　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爲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曰以此爲不朽計也噫古之人必也名喧寰宇昭灼於人之耳目者乃所着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沒之後極之數十年間畢之楮者或覆瓿而劂之木者或資釜矣安在其不朽也必也鐫之貞珉篆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亦不多見矣即孔子之文章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傳諸萬世無弊而三災起時大地須弥諸天宮殿皆悉碎爲微塵蕩爲太虛安在其不朽也真不朽者其不生不滅之本心乎此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鷹法師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予亦曰此吾大雄氏之所謂不朽也何不捨世必朽之閑家具而求真不朽之正知見也不此之計而漫勞其心其爲計也疎矣

梓里歸寧　縣宰赴任之後使人酥樹于路旁自縣治至本鄉除回御時則依梓路時人回鄉號爲梓里

人有六交　道交謂以道德而交勢交謂以神勢而交財交謂以財貨而交窮交謂以貧窮而交量交謂以寛洪度量而交論交謂以談論而交

酒杯蛇形　樂廣請客飲有角弓掛壁影落杯中如蛇客飲患病廣復請飲問曰杯中有蛇否客曰如前廣指壁上弓影客乃釋疑疾遂愈故懷欵詩云蔘壯投機事可瘥杯中弓影却疑蛇拾灰甑裏誰偷飯納履田中豈盗瓜馬援征南私薏苡廣平向北詠梅華通霄秉燭人難信何況佳人隔帳紗

累卵知危　劉海蟾事燕王喜黃老有道人來謁海蟾邀坐堂中待以賓禮道人索鷄卵十枚錢十文置于几案間累十卵于錢上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曰危哉道人曰君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始甚蟾大悟遂辞朝易服遁迹于終南山丹成尸解又左晉靈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人力困弊其臣荀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復加九卵于其上公曰危乎對曰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者已三年矣危不亦甚乎遂罷

灌不以時　昔人穌瓜愛而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非不之勤。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

世智當悟　智有二。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世智又二。一者博學宏辭。長技遠畧但以多知多解。而勝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悪別邪正。行其所當行。而止其所當止者是也。僅得其初是謂狂智。當墮三途。兼得其後是謂正智。報在人天。何以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出世間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別如來正法。四諦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無明惑如寔了了見自本心者是也。僅得其初是出世間智也。名為漸入。兼得其後是出世間上上智也。乃名頓超。何以故。但得本不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謂大徹大悟者。何謬昧之甚。

靜之益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踖處於此悉現。乃知尒來不得明見心性。皆由忙乱覆却本体耳。古人

云靜見真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現豈虛語哉

以苦爲樂　厠虫之在厠也自犬羊視之不勝其苦而厠虫不知苦方以爲樂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視之不勝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爲樂矣人之在世也自天視之不勝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爲樂也推而極之天之苦樂亦猶是也知此而求生淨土萬牛莫挽也

言顧行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可行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

三生香火　昔人夢至岩下見一老僧前烟甚微僧曰此檀越香火結願已三生矣一生唐玄宗時二生爲唐憲宗時爲西蜀書記三生卽今生也

鳳彈　鳳麟州在西海上有鳳麟仙人者煮鳳觜麟角合煎作膠名續弦膠又名連金泥凡弓弩弦斷者以膠粘之則相着又以鸞血作膠

人物變化　晉干宝死而復甦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今古神奇異人物变化

天道四謙　天道虧盈益謙。地道變盈流謙。鬼神害盈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物有四怪　水石之怪爲罔象。木之怪爲夔。土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君子九容　君子之容舒遲。見尊者齊遬。足容重。目容端。口容正。聲容静。頭容直。氣容粛。立容德。色容荘。

堪輿　指天地爲車輿。有所覆載。又相地爲堪輿者非也。宜曰大辨方人也。堪輿天地之神。堪輿天地之總名。今稱

浮苹　苹草名。在水上根無所據。一夜生九子。隨風上下漂揺無定。

苹鈴　苹鈴似鐘而小。寧王以警禽于華圖。

不龜手藥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藥者。世以爲洴澼絖之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乃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百金者。請與之。洴音𡨚。漂也。絖音晃。絮。龜手即足手瘡也。

不修邉幅　不修邉幅者。如做模様。如布帛修整其邉幅也。

師資　師以道傳于弟子。弟子資學於師也。

八風　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東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庶風。東南立夏曰特明風。正南夏至曰京風。西南立秋曰凉風。正西秋分曰間闔風。

三父八母　同父不同父。繼父。嫡母。繼母。庶母。慈母。乳母。養母。出母。嫁母。

懷鉛提槧　異國異語。常把三寸弱翰。素細四尺。書其異語。以鉛釋刻之於槧。楊子常懷鉛提槧。

蒲車四馬　蒲水草名。可以為席。以蒲草裹車輪。使輪與地不相抗。老人居中得安。四駟者一乘駕四馬。漢文帝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以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四官辨語　譯者傳也。釋也。交譯兩言音而傳告之也。周禮王制。掌四方之語者。四方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故先王設四官以掌之。東方曰寄。寄言能寓風俗之異。南方曰象。象言能倣像風俗之異。西方曰狄鞮。鞮別其服飾之異。北方曰譯。譯則辨其言說之異。

執經問難　執經問难者。謂從師學。擧所疑而問难也。

世劫塵風　三十年為一世。五百年為一劫。一千年為一塵。

兩腋生風　盧仝謝新寄茶歌。七碗吃不得。但覺兩腋習習生

膚受膚見　謂皮膚之受。外受茂薄。非內所受。謂學之未博也。

無恙獸　北方有獸曰恙。常害生人。黃帝殺之。自此人之無患。故曰無恙。

涉獵　涉獵謂泛覧流觀也。如涉水涉獵。意不精。終不克見深奧之意也。

髴髴　髴髴。如人而長。黑身有尾。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其目。

觀金王法　凡觀金王宝劔銅鐵。皆以辛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半夜。

覩之皃先白者玉也。赤者金。黄者銅。黒者鐵也。

果然獸　交州有果然獸。身如猨犬。通身白色。高三尺。尾長四尺。毛長柔細、骨羶。集其皮為褥則大温煖。

松竹鼠　竹鼠嶺南所珍。其狀如犬。其類如兔。重可二三斤。此鼠食筍故美腴。

猩猩　猩猩能言笑。二足無尾。善飲酒。人以血染色。人能吸其羮食其肉。

朝三暮四　宋有狙公善養狙。毎狙喫以七茅。將汁所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暮四足乎。衆狙怒。旣而曰。與若茅朝四暮三足乎。衆狙悦其寔一而已。

珠之所在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鯨魚死日化為明珠。

龍馬　龍馬者。天地之精。馬身龍鱗。高八尺五寸。有翼蹈水不没。

三朝洗兒　生子三朝。或九朝。用香湯以浴之。故云。

芥甫格言　芥甫擬寒山詩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荳歡喜。有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雲棲大師賡云。芥甫此言信有所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謗言。入耳則歡喜。又曽聞讚言。喜減而瞋起。我若真是我。只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

七十二候　每年十二月。三旬六候五日爲一候共計七十二候。

似是而非　永昌郡。有金如糠浮出水上。金質堅遇水即沉。未有浮出者。今浮金於水乃異金也。非他金可比。麗水在益州。

珠本水精　田中有玉其穀必豐。室有明珠可禦火災。珠本水精故云。

蝸牟　蝸牛也首有兩角。行則出驚則縮首尾能藏入殼中。本蝸有角故名牛。

草霜薤露　草霜薤露。喻世事之危急無常之迅速。故送終歌云薤露何易晞。露晞今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何時歸。不得少踟躕。

瓜瓞綿綿　瓜之木曰瓞綿綿不絕也。言小瓜在枝間連大瓜。以喻子孫承嗣

九流　一儒子。二醫士。三明陽。四卜筮。五丹青。六將士。七僧家。八雜家。

盜中有道　蹠之徒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草蟲七長　木植有三百六十。松爲之長。草有三百六十。蓍爲長。羽毛三百

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甲蟲三百六十龜爲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長草木倒生禽獸横生惟人順生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

百穀　粱者黍稷之總名豆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九十蔬果之屬即穀各一十是爲百穀

訓童　凡生子能食教之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六歲教之數與方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教之讓九歲教知日數數即計也日謂朔望六甲十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強仕服官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八十王欲問就舍加白璧七歲曰幼二十曰長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

狼狙　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狙前二足短後二足長性多疑狼無狙不立狙無狼不行見人則走

削木爲吏　古以木人置堂中犯罪之人今抱木人包公咱訟

連城　趙有卞和璧秦穆公欲以十三連城貿之

圭門　宮中小門上圓下方如圭故曰圭門

婦人七出　不孝一婬一盗一嫉妬一無子一多言一惡疾一

誠心芹暴　宋時有人誠心以芹獻帝帝食之味甘遂重賞之又宋時有田

父寒時自暴於日而不知天下有廣夏房奧綿纊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此献吾君必有重賞遂献之而得大賞賜

丈夫 周制八寸為一尺人長八尺曰丈夫

臂蒼鷹 謂以鷹置臂上入林野捕獵禽獸也

父執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則不敢進不謂之退則不敢退父執即父之友也

今日方閒 杭洲曾姓者其面如麻人稱麻曾子中年謂子曰吾婚嫁事畢尒曹亦自立矣吾將求閒於是棺槨凡魂轎路錢旗樂皆必營辦諸子哀經執杖引棺已肩輿隨後至西湖之別野置棺中庭遣諸子歸家榜其門曰今日方閒至死不入城郭雲樓曰夫俗士且有家緣宜其忙也彼脫忙而曰今日方閒出家者本閒人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名終日營營而不息也當榜曰今日方忙可也

肯緊 骨肉間曰肯筋肉結處曰緊謂勞筋苦骨尅苦修行之義也肯音勞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設食于途以待饑者食之敖左手捧食曰嗟來食一饑夫張目視敖曰予不食嗟來之食敖謝之其人終不食而受死也嗟來

食者謂不敬之食。

功虧一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謂一行虧百行玷。終必累于大德。

九如　如日之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如阜。如山。如岳。如陵。如岡。

青益氷水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氷出于水而寒于水。青色由藍中之靛而染之爲色反深于藍。弟子學而不止。而勝于師。謂末勝本也。弟子優於傳師

頭指　頭指者動頭指麾。不勞用力皆得如意。

宇宙　宇宙者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磊磊落落　磊落者。如衆石之崩落。落落無所阻滯。喻大夫之量。無一物滯於胸中。

矛盾　昔人以矛盾雙賣。智者語云吾買汝矛還刺汝盾。入與不入。即無辭焉。元自相違。

樞機之發　君子入其室。出其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蓋其言行。乃君子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動天地感鬼神。可不愼諸。

龜鑑元龜　龜者龜未來之禍福。鑒謂鑒現在之姸媸。元龜壽千歲。滿尺二寸。預知未來吉兇禍福。

秦聲撫節　昔薛譚學歌于秦聲。自謂盡之矣辭去。青送至郊撫節悲歌聲

振山林嚮遏行雲是也自此不敢言歸。

金吾鳥　金吾鳥葦名。形如美女性通靈不睡。能辟邪。古人能刻形于頭杖。天子出令執於前行。以辟邪祟。

重門擊柝　二陰在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預之象。所以待暴客取諸豫也。

啐啄　雞抱卵。小雞欲出以觜吮聲曰啐。母雞憶出以觜齧上殼齒之曰啄。今作家相見投机見解亦由是也。

四溟　上水之黑色也以東南西北四海爲溟。下涨也。海有九轉回水漩渡其水至深故爲九淵。

橘井　晉蘇耽種橘掘井以療人疾時有疾病者。令食橘葉飲泉井即愈世号橘井。

咬菜根　汪氏曰。咬得菜根萬事可做。蓋勉人厲志必須咬斷菜根。

泥牛　林木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薪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祀畢天雨。

日出雞鳴　東海海島有扶桑樹是日出處也。樹有雞主見日出而鳴天下之雞盡鳴。

驥服鹽車　驥服鹽車路上而行。伯樂遇之下車而泣。驥亦仰天而鳴由見伯樂之知己也。

哭笋　孟宗至性仁孝。母好食笋。令宗冬日求之宗入竹林慟哭宗以供母笋自然生。

月三澣　初一至十爲上澣。自十一至二十爲中澣。自二十一至三十日爲下澣。

93

無異心　蛇虎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由有異心在。牛豕非鵶鵲之集。而鵶鵲乘之。由無二心也。

三思　三思之士。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終則務施。

遼東豕　遼東有豕生巳白頭。主人以爲奇。進之行至河東。見衆豕白頭。自慚而退。

蜃樓　海旁有蜃蟲。結氣爲樓臺。

牆有耳　謂耳屬于牆。恐左右竊咱而生譏謗。故云蜃亡齒寒。

九族　己身之父曰考。考之父曰祖。祖之父曰曾祖。曾祖之父曰高祖。己之身出曰子。子之出曰孫。孫之出曰曾孫。曾孫之出曰玄孫。是爲九族。又云。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孫。曾孫之子曰玄孫。玄孫之子曰來孫。來孫之子曰弟孫。弟孫之子曰仍孫。仍孫之子曰雲孫。雲孫之子曰耳孫。耳孫者。謂去其高遠而不及見。但耳之聞聲也。

空中石落　山西縣雷雨大作。時空有石落地如雄黃。人不識何故。後有胡僧云。此龍食石餘故下落。蓋龍以石爲食。

六人不信　山人不信魚大如木。海人不信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

不信火布。胡人不信有蟲樹吐絲所成。江南人不信有一萬斛船。

璇璣圖　竇滔爲秦刺史被徙流沙。妻蘇蕙字若蘭思之。乃織錦回文璇璣圖。讀之得其三四五六七言詩。有反覆無窮之妙。回文中有云。君今憶妾重如山。妾亦思君不暫開。織成一本献天子。願放兒夫及早還之句。有司聞於天子。天子憐而放回。

小幼聰敏　知玄法師五歲能詩。昭明五歲遍讀五經。白居易生七日。便識之無二字。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一篇。唐李太白三歲尚不能言。一日乳母抱登樓。忽吟云。魏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動言語。恐驚天上人。

女中別價　孟光手擘石臼。女之猛者。緹縈上書救父。盧氏冒刃救姑。女之孝者。侃母截髮延賓。村媪殺鷄謝客。女之賢者。魏玟英恐賊穢。而自投穢。陳仲妻恐隕德而寧隕于崖。女之烈者。王凝妻被牽斷臂投地。曹令女誓志。引刀割鼻。此女之節者。曹大家續完漢帙。徐蕙妃援筆成文。蘇蕙織回文救夫。此女之才者。戴女之練裳竹笥。孟光之荆釵裙布。此女之貧者。椰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氏禿妃之髮。郭氏絕夫之嗣。此女之妬者。賈女偷韓壽之香。齊女至妖廟之媺。此女之淫者。東施顰而可厭。無監刻畫以難堪。此女之醜者。

芝草　芝有九莖。金葉綠色夜有光。王者德仁則芝生焉。

染翰操觚　翰筆也。文人才子。各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卷盈細帙。觚木簡。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則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八面。故作文曰染翰操觚。

元年正月　陳氏曰。人君立極改年。不曰一年曰元年。不曰一月曰正月。正月初一。不曰一日曰元日。太早曰元旦。夜曰元宵。蓋人君体元以居正。年之有號自武帝始。

燭龍神　鍾山之神曰燭龍。身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天缺西北。故以龍含王燭照天門。世治則明。世乱則暗。

歲歉年豐　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登也）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饑。又穀不熟曰饑。菜不食曰饉。

春蘄秋報　禮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秋祭四方以報成物

之功。祭后土以報生物之功。

撲滿　撲滿者。以竹爲之蓄錢之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謂分之有聚而無散者。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

鱷魚　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黽鱗。首尾數丈。𤼵火如旗。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服人畜近則尾擊食之。如象之任鼻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爲蛇。爲龍。爲蛟。而甚灵

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紀事。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

三讐　父之讐不共戴天。謂誓不與仇人共生。兄弟之讐不返兵。謂常以殺器自隨。交游之讐不同國。謂不與仕而相遇也。

毀方合圓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慱而不窮。篤行而不倦。乃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寛裕有如此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而方。合其方而爲圓。葢於涵容之事嘗分辨故曰寛裕而如此者。

面牆　面牆者。謂不學也。謂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猶如面牆而立。

雁塔題名　曲江有慈恩寺。有雁塔。凡進士及第。即題詩于塔故云。

鶴　鶴似鵠。長頸高脚。丹頭白身。常知半夜。即鳴聲振八九里。出入群而獨異。故曰鶴立雞群誰知之者。

猶豫　猶豫二獸名。性多疑。聞有人聲。即登樹無人乃下。

六逆　石錯曰。賤方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妨破義。

藝文　黃華翠竹文之華。響泉幽磬文之韻。雲蒸霧蔚文之態。淵亭岳峙文之正。奔雷闘瀑文之奇。天地有自然之文章。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遇而成理。神遇之而成形。

蓂莢　蓂莢瑞草也。每月朔後日落一葉。月小一葉捲而不落。

食蔗　又晉顧愷之。每食蔗時。自首至末。人問之故。対曰。漸入佳境。

月中五法　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斫之。隨斫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又云。后羿妻奔月宮而爲恒娥。又云。月中有蟾蜍三足。又云。月中有玉兎。又云。月中影是山河影。

當家種草　當家者。選有德子以紹家業。種草者。如農種田。後薄須知。道曰

當家。俗曰克家。又主家。故云。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後生可畏　後生可畏者。謂年富力強。足以積學以待其世。而後人畏之。

龍鍾潦倒　龍鍾潦倒者。即壽老也。龍鍾羅浮山。生竹節長三丈。言人老茹竹葉。

羚羊掛角　掛角似羊而大細角有圓繞蹙夜以懸木上以防患生高石山上一角而中極堅能碎金剛

標表歲華　王春旦久立木爲表繼紅彩于其上以迎天地春風和氣

六彝　雞彝鳥彝黃彝凡彝帷彝單彝六彝必以罍能作雲以澤萬物有舟舟能載物六罇必有罍

五臘　正月初一天臘五月初五地臘七月初七道德臘十一月初一歲臘十二月初八侯王臘

胡牀　胡牀交椅牀也隋曰交牀唐曰繩牀胡日胡牀謂安人之几胡人常偃臥而睡故也

六順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

逢蒙射羿　昔逢蒙學射于后羿恨不如后羿遂射后羿而殺之

呼庚癸　乞人糧者呼庚癸庚謂西方主穀癸謂北方主水

輕諾　輕諾者其信必寡面誉者其背必非

無情化有情　汙水蟲化爲蚤廁蟲化爲蠅蚕化蛾螻化蟬雉化蜃雀化蛤

獺化虎鯤化鵬朽草化螢飯化螺瓦化鴛鴦無情而化有情

一知非改過　遠黃曰凡人要務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

讀書未活　讀書未有剎長沙一句已呼阮籍老兵書端未有駱賓王一字

已罵宋王爲罪人。書未穩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

鳴珂 鳴珂卽佩玉也。臣子入朝。佩鳴珂以禁步也

鈍鐵良醫 鑪鞲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

不立不行 古云。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

杜撰 上塞也下造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非寔也。如杜光庭假佛經而作道經。

管窺 管窺者。如以管窺天。能見多許。此言識見暗短。而無高明遠大之見也。

稗販 稗販似稻而非稻。俗謂良田中蘀稗。松林中荆棘也。販卽販賣貴賣

稗亦稗附。稗音昆草也

玉潔松霜 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故霜雪莫能凋其樸。

鴆毒 鴆毒鳥名。形如雞。其色綠。頸長八寸。以蛇蝮爲食。其毛羽淬於酒。人飲之立死矣。

長揖 南山曰。夫出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是以段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

比肩接踵 千里一聖。猶比肩也。百里一賢。猶接踵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九畹之地長田十畝不産伊蘭。草也蘭在山林

世數運行　天地之運。有開有闢有閉閉復開矣。日月之行有旦有中有昃。昃復旦矣。佛氏之教。有正有像有末。末復正矣。奉其教而行者。有剏有守有振興焉。興復剏矣。佛天再午。佛日再中矣。

蝱食苗稼　螟食苗心。螣食苗葉。蚜食苗根。賊食苗節。

畫地獄　上古之世。民性純樸。故畫地爲獄。後高皐造獄。後世因之。

年數記　自太極上元庚戌歲至隋簡文帝巳巳年。計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年矣

干將莫耶　干將莫耶二良劒名。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夏凉抱鐵柱。感孕生一鐵塊。楚王令干將煉劒。一雌一雄。干將遂密將雄劒。以慝進雌劒。王祕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群臣。臣曰。劒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干將知罪必死。將劒屋柱中。囑莫耶曰。日出北户南山有松。松生于石。劒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吾父何在。母述前事。思惟剖柱。果得其劒。欲爲父報讐。言楚王知之。敕令見得其人。當厚賞之。眉間赤遂逃往。有客曰。

子莫非眉間否。曰然。曰吾甑山能為汝報父讐。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見惡當何所須。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自刎其頭。客得其頭并劍。進與楚王。王曰。大幸。客曰。願將此頭以油烹之。王遂與頭投鼎烹。至三日不爛。客謂王視。客以劍揮王頭落鼎中。二頭將嚙。客恐赤眉不勝。乃自刎頭助之。三頭俱嚙。俄頃俱爛。

卷聚玄門　求其道得其書。乙覽千籤。題策府。光于前。耀于後。酉藏萬卷聚玄門。

善爲寶　宋人得玉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楚王無以爲宝。唯善以爲宝。

木影　瀛州一樹一葉百影。華列如是。萬年一寔。如爪。謂之木影。

瑞柳　唐中書省有古柳。忽一日枯死。德宗自梁還。柳復榮茂。故人呼爲瑞柳。

儒家五教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以信。出隋文帝蘇威作五教。

符節　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左右相合。符節。卽言同也。

犛牛　南夷有獸。形如牛。尾有五色。長白而自惜之。不顧身命也。

藥石　藥石者。古者針灸治病用石。今則用鐵。以存其本。故云藥石。又五石

能名藥石。謂白瑛紫瑛石膏石乳石脂。

自時厥後　書無逸曰。生則逸自時厥後亦罔。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農人之勞苦。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此言憂勤者必壽逸樂者必夭理必然也。

守宮百足　守宮百足者謂蝘蜓也。在壁間。漢宮中養以丹砂。取血以塗屑間。以防淫乱。謂之守宮。百足蚿也多足蟲也。

天一地六　天一生以地六成之者。一謂陽氣輕清而為天。六者。陰氣濁而為地。此二氣而成也。

籌添　昔人隱海上。聞海中有人言。滄海變桑田。吾以一籌記之。桑田變滄海。吾亦以一籌記之。每一紀添一籌。今弗意已滿室矣。一紀十二年。

楷書　楷書者。上谷王次中所作。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秦程邈因囚獄中。改籀文省變為隸字。上之始皇。喜免其罪。其書有六法。一指事。二象形。三諧聲。四會意。五轉註。六假聲。又八体法。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隷書。八行書。又大篆周宣王時史文作小篆秦始皇

時李斯作漢章帝杜伯作艸書。史游作行書。張芝伯英善艸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染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不死草　堯時有屈佚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馬。啣草以覆人面。遂活。鬼谷子曰。此草瀛洲不死草也。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

車螯　沙螯生海沙中。狀如蛤蜊。色白。味甘。可食。

九章　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均。當程。盈朒。肉股均輸。

儒釋出入　人謂儒為入世。釋為出世。是大不然。使儒不能出世。是世間聖賢皆汨沒塵勞。何以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使釋不能入世。是出聖賢皆私自利。何以有丈夫調御之可稱乎。

通天犀　犀尾如豕。頭有角。鼻上角短。額上角長。黑物志中時有光耀百里如線。角端達本為通天犀。今時未見。

孔雀　孔雀雄生三年。尾長數尺。遇風張尾作舞。粲若錦輪。其羽可飾節。

翠羽　翠羽翡翠禽之羽也。生川澤間。巢水岸邊。食魚。尾有紫翠。兩色。可為首飭。

潛水牛　潛水牛。生于岸上。鬪則角軟。入則復堅。今時無有。

鯨魚　鯨魚象頭魚尾大如牛長丈餘皮澁如沙有華絞可爲刀鞘肉生食甘脆

肥遯　易天山卦上九爻言居遯世無位之地必有道德之澤豊腴仁義之膏則無不利矣

齊人乞食　齊人一妻一妾而爲乞丐者每出厭酒肉而後還妾問之則曰所與飲食者皆富貴人也他日出妻隨而窺之見乞食于東郭墦間之祭妻返對妾而泣孟子引之借以譏時人求富貴而驕人者何異齊人乞食而驕妻妾

胡賈識玉　昔有得燕石自謂瑜瑾以示賈胡胡曰石也其人大慚商賈胡者西域賈人善分玉宝

大鵬鳥　大鵬之背不知幾里翼若垂天之雲一搏九萬里一飛六箇月乃止此金翅鳥之小也

鯤魚　摩竭魚長七百由旬眼如日月鼻如大山口如赤海

納六禮　六禮謂納采問名納徵納言請期迎婚

白色爲貴　凡衆色以白爲貴鶴白鵝鴿白龜白雉白鹿白象白兒白蓮華白唯鶴有玄黃蒼白色也

作俑　作俑者平空起事古者之瘞東草爲人以爲衛曰芻靈似人形中古易之以俑孔子曰惡其不仁曰作俑其無後乎

銘旌　以縫帛爲之其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四五品八尺六品以下七尺

庶人六尺。以粉筆書曰某號某公之柩。女曰某氏孺人之柩。將葬覆于棺上古云。七尺紅羅書姓字。一坏黃土盖文章。

浮囊 天竺渡海之人。或以烏鴿毛。袋作。或牛手皮。或特牛脬常帶隨身。海船若壞。即吹氣浮身以渡大海。

日月三時 二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爲熱時。自六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爲雨時。自十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爲寒時

四時分月 從臘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名春分。從四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六日名夏分。從八月十六日。至臘月十五日名冬分。先標春分。後二分隨改之

竹桐杖 父之節在外。母之節在內。故父以竹杖。母以桐。上半圓象天。下半方象地。其長齊心。

男人七寶 七寶者。有忘氣交游無畏。有主爲善事掌權衡。有成家生財立業。有安民輔國善親。有聖智決斷是非。有舉理上下皆從。有定理性能英賢共聖。

甲乙二更 一更爲甲夜。二更爲乙夜。唐太宗謂侍臣曰。朕甲夜不觀事。乙夜不觀書。則何以爲人君耶。

知機知足 有知機知足二義。知機則無過慮。知足則無過求。儉咱可以養

虛。儉視可以養神。儉言可以養氣。儉私可以獲富。儉公可以守貴。儉閨門則無盜賊。儉交結以絕外侮。儉情欲可保壽命。儉服食可以得道。是以覆國而知懼。則享無窮之福也。

神州赤縣　崑崙山。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五岳之城。帝都之宅也。赤縣者。昔張衡靈憲出崑崙。東南方有赤縣。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聖人不處也。

鶺鴒小鳥　鶺鴒正月一飛。而止有時。夜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身。古云偃鼠飲河止於滿城。鶺鴒御葉才能覆一身而已。

珪璋　珪璋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珪九寸。侯執信珪。伯執躬珪。各七寸。

閑坐看性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性。世有科名已辦者。安坐而觀士人役役於進取也。亦名看性。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眾生役役於生死輪廻。非所謂看性者乎。吁。舉世在性中。以誰為看性人哉。

亡齒相交　亡齒交者。謂忘其年齒。不泥老幼而相交也。

金石語言　金石語者猶言如金之美。如石之堅也。

文字差舛　魯魚亥豕帝虎。一字三寫烏能成馬。是故差舛矣。

風木餘哀　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

無娃成産　鴛鴦交頭而生。魚比目而生。兒望月而生。鵲過枝而生孔雀聞雷聲而生。

三關尋常　目為天關。手為人關足為地關。尋八尺、倍尋曰常。八寸曰咫。十寸曰尺。

曰天儋百五十斤石升

橋梓父子　橋木高而仰。梓木寔而俯也。橋者父道。梓者子道。謂人子見父曳下遜順而梓木之寔而俯也。

衆射之的　閉門造車。慮軌轍之差。獨斷當慎也。築室道謀。將有半途之廢。群定當慎。索瘢摘瑕。爲衆射之的。

樗蒲拍毱　樗蒲今賻錢也。圍棊今十九路大棊也。波羅塞戲上梵下華。今像棊也。陸棊漢宮人女奩戲也。六博魏陳思王雙陸戲也。拍掬今擊毬戲也。擲石投壺。古用石今用矢。牽道八道行城。縱橫各八路。以棊子行之。西域戲也。

蓍草楊枝　蓍草者。羲文墓出蓍草。算取必滿百莖長丈。上覆雲氣下守靈龜。用之則四十九十。分二卦。一揲四歸奇。三適成卦。以占休咎。楊枝師巫祭樟柳久而發靈。能報吉凶。

化外人民　化外之民者。謂教化所不及之處。

黃河淸　黃河五百年一淸。聖人五百年一出世也。

寒食禁火　每歲淸明前一日。預備熟食禁火一日。曰寒食。

成童舞象　十歲就外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十五歲成童。

藍橋溺死　尾生名微高。與女密約於藍橋下。女人不來。適洪水至。生猶不去。抱橋柱毀。遂迺溺死。

長者還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過誑之。指城曰。此燕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而不自禁。同行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也。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而悲心便微。

奔女他如水漲藍橋。焚燒妖廟。錦字傳情。緣窻私語。文君夜奔于司馬。孫壽結好於秦宮。崔鶯待月于西廟。賈午偷香于韓壽。

二日惡相　楞嚴云。或見兩月。或二日。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霓。皆爲惡相。爾雅曰。奔星爲約。約即流星。彗星爲攙槍。即孛星也。又曰。絕迹而去曰飛。光迹相連曰流。所以省下民德過之祥。示天下吉凶之象。

虹霓　說文云。雄曰虹。雌曰霓。又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乃陰陽交接之氣。鎮星散之為虹霓。寔斗星之餘氣也。

三辰　于玉陛曰。天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泮結而為日月星。故曰三光。

龜蛇　龜稟箕水之炁。乃上界箕尾之精所化。故多灵性。蛇稟冥火之炁。其象見渚河漢。且能變化。

餘者飯僧　圓照禪師。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祖。如欲供僧者。以有餘及之。

名位躔途　名位者。躔途也。躔生妬。妬生害。而不知人生進退。各有定分。他人流貶。豈吾願而可得哉。

願他破敗　人之富必有從前生。布施作福中來。而今富饒者。或彼人富有。雖復往因。必從苦心勞力中來。或櫛風沐雨。早夜奔馳。妻子老幼。饑不敢食。寒不敢衣。及其致富。恒受衆怨。或人雖富有。然物之聚散。了不可必。水火盜賊。暴君汚吏。怨家敗子。皆足耗損。不過數年。會歸家。破散。未有一人一永富而不貪也。

蘭亭禊事　蘭亭記。合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古俗暮春上巳之日。臨流解衣浣濯。以除不祥。曰。禊漢魏以後。定於三月初三日。為修禊事之辰。浣手濯衣。以示清潔耳。非裸浴也。

竹簡　古用竹曰簡。又曰汗青。至漢始赤號紙。後蔡倫復以漁網木皮造紙。而紀流通。

身纓五木　毀戒而談教。猶身纓五木。口誦六經。脫罪若而未能。何文藝之足道。

晝夜日行　晉書天文誌云。日行地上。夜行地下。苟地不空。日何行焉。

五岳　東岳泰山。在兗州。南岳衡山在潭州。西岳華山在華州。北岳恒山在真定府。中岳嵩山在落州。

四孝　黃香扇機養親扇機溫被。陸續懷橘懷橘三枚遺母。叔敖陰德殺兩頭、蛇埋之。子路負米為親負米百里之外。

刑誡八章　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遠路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緩打。我醉緩打。我病緩打。我見不真緩打。我不能處分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樸音僕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辰令節憐不打。人當傷心憐不

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此刑誡八章。乃呂叔簡所着。南高珠公刻石。於南刑部。以廣欽恤之仁。雲棲大師見而讚曰刑誡八章。洞晰隱微諄切懇苦。予三覆合掌讚嘆何幸得聞仁人君子。千古曾無道及之言。嗚呼。撻人如擊土石何也。一芒觸膚栗。一髮拔而色變。己之身人之身。疾痛痾癢寧有二乎。

道德難得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難得者道德。又曰。大道生天生地。天地生人生物。天地人物同体一性。天有陰陽。地有剛柔。物有牝牡。人有男女。既有陰陽有日月星辰。有剛柔有山川草木。有牝牡有卵胎濕化。有男女有配偶生育。因配偶生育而有恩愛。因恩愛故有魔障煩惱。有魔障煩惱故有一切苦厄。故有生老病死。又云。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又曰。道之得一。釋之歸一。儒

之一貫。又曰。佛經五千八百卷。說不到了處。中庸三十三章。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餘言。說不到極處。古語云。榮居極品。祿享千鍾。家豐無價之珠。室富傾城之美。試問堆金高泰岳。無常買得不來麼。又曰釋曰止惡行善儒曰隱惡揚善道曰過惡揚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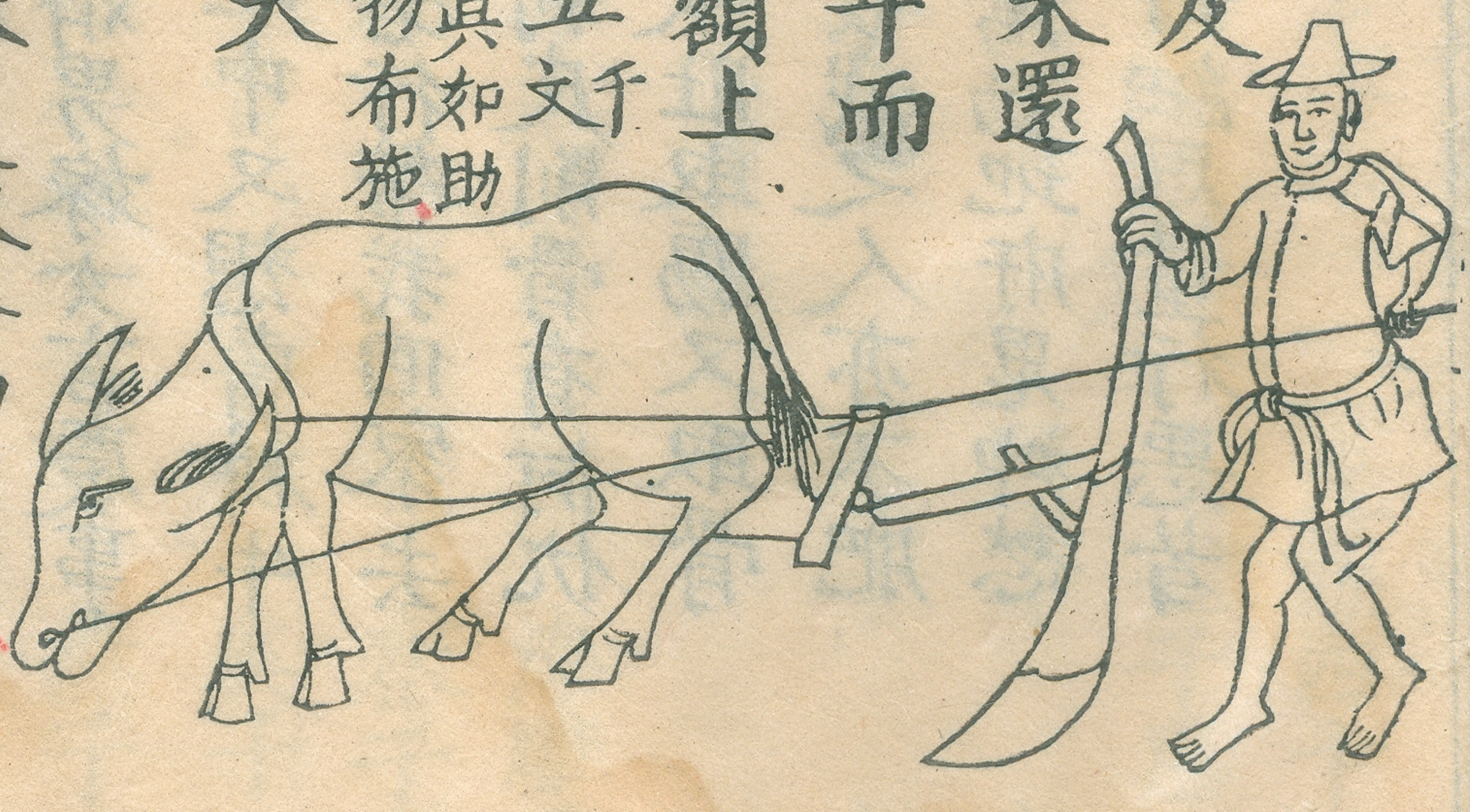
聖賢學問

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啟。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礼於老子。則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柱史耶。蓋聖人與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為。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

作牛還債　汾州路伯達孝義縣人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

凡牛牢朝斗魚乃天上之星氣經云不食牛犬牢獄永免敢勸善人君子不宜食此肉

請君咱我說因由　世間辛苦莫如牛　春夏秋冬勤着力
四時辛苦未曾休　犁肥背上千斤力　皮鞭百萬背心抽
惡言臭語千般罵　唱聲奔走不停留　田硬水深難進步



肚中無草淚雙流　只望旦晨來放我　誰知便到酉時休
肚饑口吃田中草　全家大小罵啾啾　我在山中食百草
種得田禾佘自收　粳米得來做飯食　糯米得來做酒頭
錦花麥粟千般有　芝麻豆菜滿囤收　婚男嫁女言慶事
無錢爲我別人租　錢粮催急無田計　心中又想賣耕牛
見我老來無氣力　賣此屠行作菜牛　屠行帶我回家去
加心一下鉄斧頭　那時死去怖惶甚　剥皮削骨有何仇
人生受苦多灾難　自有前緣不善修　破肚取腸又取骨
尖刀削骨斲咽喉　賣我之人亦不富　食我之人亦不肥
殺我之人甚不善　將我皮來冐皷打　驚動地府鬼神愁
良田萬傾無牛使　子子孫孫把鋤頭　仔細思量行悪者
來生依我變耕牛

至聖　四配　先哲十二　先賢七十一　先儒四十八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四配以下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先哲以下　閔子　冉子

端木子　仲子　卜子　有子　冉子　宰子　冉子

言子　顓孫子　朱子

先賢以下　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子龍　秦子商

顏子高　壤子駟赤　石子作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奚子容蔵

顏子祖　句子井疆　秦子祖　縣子成　公祖子句茲　燕子伋

樂子欬　狄子黑　子良子　公西子蔵　顏子之僕　施子之常

秦子非　左子卯明　樂正子克　萬子章　程子顥　張子載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晳子哀　高子柴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子徒　漆雕子哆
商子澤　任子不齊　公子良孺　公子肩定　鄡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子人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子潔　叔仲子會
公西子輿如　邽子巽　陳子亢　琴子張　步叔子乘　申子棖
顏子噲　公都子　公孫子丑　周子敦頤　程子頤　邵子雍
先儒以下　穀梁子赤　伏子勝　董子仲舒　后子蒼　杜子子春
王子通　范子仲淹　胡子瑗　司馬子光　尹子焞　胡子安國
呂子祖謙　蔡子元定　蔡子沈　陳子安卿　魏子了翁　王子柏
許子謙　陳子澔　趙子復　朱子安　薛子瑄　王子守仁　陸子隴其
鄭子玄　范子甯　士子燮　韓子愈　歐陽子修　楊子時　羅子從彥
李子侗　張子栻　陸子九淵　黃子榦　真子德秀　何子基
金子履祥　許子衡　吳子澄　羅子欽順　陳子猷章　胡子居仁

公羊子高　高堂子生　子國子　毛子萇　蔡子清
啟聖公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儒朱氏輔成　先儒張氏廸　先儒程氏珦　先儒朱氏松
項橐問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設教於曾國之西一日率諸弟子御車出
遊路逢数兒嬉戲中有一兒不戲孔子乃駐車問曰獨汝不戲何也小兒
答曰凡戲無益衣破難縫上辱父母下及門中必有鬪爭勞而無功豈為
好事故乃不戲遂低頭以瓦片作城孔子責之曰何不避車乎小兒答曰
自古及今為當車避于城不當城避于車孔子乃勒車論道下車而問焉
汝年尚幼何多詐乎小兒答曰人生三歲分別父母兔生三日走地畎畝
魚生三日遊于江湖天生自然豈謂詐乎孔子曰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
名何字小兒答曰吾居敝鄉賤地姓項名橐未有字也孔子曰吾欲共汝
同遊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家有嚴父須當事之家有慈母須當養之家

有賢兄須當順之家有弱弟須當教之家有明師須當學之何暇同遊也孔子曰吾車中有三十二棋子共汝奕博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諸侯好博有妨政紀士儒好博學問廢弛小人好博輸却家計奴婢好博必受鞭朴農夫好博耕種失時是故不博也孔子曰吾欲共汝平却天下汝意下如何小兒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鳥獸無依填却江湖魚鱉無歸除却王侯民多是非絕却奴婢君子使誰天下蕩蕩豈可平乎孔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烟何水無魚何山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無雌何雌無雄何為君子何為小人何為不足何為有餘何城無市何人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烟井水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土牛無犢木馬無駒孤雄無雌孤雌無雄賢為君子愚為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皇城無市小人無字孔子問曰汝知天地之綱紀陰陽之終始何為左何為右

何為表何為裏何為父何為母何為夫何為婦風從何來雨從何至雲從何
出霧從何起天地相去幾千萬里小兒答曰九九還歸八十一是天地之綱
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之終始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夫月為婦東為左西為
右外為表内為裏風從蒼梧雨從雲市雲從山出霧從地起天地相去有千
千萬萬餘里東西南北皆有寄耳孔子問曰汝言父母是親夫婦是親小兒
答曰父母是親夫婦不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死則同火何得不親小兒
答曰人生無婦如車無輪無輪再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索又得其新賢家之
女必配貴夫十間之室須得棟樑三窓六牖不如一户之光衆星朗朗不如
孤月獨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孔子嘆曰賢哉賢哉小兒問孔子曰適來問
橐橐一一答之橐今欲求教夫子一言明以誨橐乞請勿棄小兒曰鵝鴨何
以能浮鴻雁何以能鳴松栢何以冬青孔子答曰鵝鴨能浮皆因足方鴻雁
能鳴皆由頸長松栢冬青皆因心堅小兒答曰不然魚鼈能浮豈皆足方蝦

蟆能鳴豈因頸長。緑竹冬青豈因心堅。小兒又問曰。天上零零有幾星。孔子答曰。適来問地何必談天。小兒曰。地下碌碌有幾屋。孔子曰。且論眼前之事何必談天説地。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眉毛中有幾枝。孔子笑而不答。顧謂諸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於是登車而去。

勉學。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飢索食渇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偖飲食而不怠冐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偖飲食冐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爲博聞乎。不爲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変。豈今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聖域可蹈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辨乎。且愚者渇而知飲。飢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共草木殊矣。悪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怠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效年而不怠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為愚為小人而不变者。由不學耳。吾亦至愚也。毎揣才共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惧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

灶神五祀　竈者五祀之一。而具五行之全德焉。司十千之变化焉。甲乙木也。而丙丁之火以濟其用。庚辛金也。而壬癸之水以濟其用至於中央則有戊巳之土。以爲範圍絪縕元氣。保合太和化生萬物。主持人命。故曰東厨司命黄帝。竈君其奏之天也帝於每月六齋之日。御善法堂照臨人間察善悪以定誅賞。聞人一善爲之喜悦聞人一悪爲之震怒。福善禍淫纖毫不爽。百神稟命依律奉行。遂至慶賞刑威各隨所犯。奪算奪紀報應懔然。

千金寄托　京三郎名德。爲人忠信不欺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容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子必蕩廢無餘。俟其將餓死時。然後與之後其子果如父言。窮苦至極。三郎始召而詰曰。尓父有産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答。三郎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費于歌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負君當投以死。三郎即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記如首其子泣曰。吾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生死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

自守。三郎三子長仲遠仕至宰相。

志心求道　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三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碧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鑽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花。有汁如蜜。其人取舉并汁吞之。立獲度世。此積累之效也。

弟敬哥　邵堯夫先生孝悌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最要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遐迩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一。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要謙和。難兄難弟名偏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為薄養。讀書寧不擢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二。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嫂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篇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

當時曾子同楊傳。子養親兮弟敬哥。三。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歎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與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四。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五。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躭宜自翕。彝倫攸敘在謙和。斑衣舞罷塤篪奏。子養親兮弟敬哥。六。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咱室人唆。眼前金帛毋嫌少。膝下兒孫不猒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七。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妬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八。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少。陰騭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道好。剛

強無柰善柔何。古今簡策多名譽。子養親兮弟敬哥。九。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折咱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怒消磨。何如孝弟親鄉党。子養親兮弟敬哥。十。

正己化人　滎陽呂公。心與道潛。湛然方寸。其為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身修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人若身修心正。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此化及倫類者也。

喜聞善事　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迴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擢。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自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又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

聞如不聞　富弼少時。嘗有詬罵之者。富聞如不聞。或以告之。富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富曰。天下想有同姓名者。非罵我也。竟置不問。

濟衆貧乏　李士謙富室也。歲歉。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貲設粥。全活萬計。死者瘞之。或謂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爲德。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以汝有陰德。特昌大汝後矣。

善人君子　李文正公昉。旣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罇。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再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掩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修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對群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

吝於改過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

最早。安石果何如人。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惡惡不去　齊桓公過郭氏之墟。見老人問曰。郭氏何以亡。對曰。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何至於亡。曰。善善而不能為也。惡惡而不能去也。是以亡。公歸而告管仲。仲曰。其人安在。公曰忘之矣。仲曰。然則君亦郭氏也。

百歲不衰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恒。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恒。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夫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憂愁本。故達者遠之。黃

庭經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急者即衆生業重處也又云。急守精室。無妄泄亡。閉而保之。可得長活。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不泄。

千金作家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文梓為梁。花石鋪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樹。周設亭臺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献之於官。官以賜涪王。王徙房陵遂為閑館。

石崇王愷　石崇與羊琇王愷之徒相高以侈。而崇為特勝。車馬服用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亦盡一時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竟斬於市。

不再娶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庶知其免於非乎。又管寧妻喪。親故勸其再娶。寧曰。每思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其本心哉。

須憑陰德　許叔微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遂精究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活甚多。聲名益著。復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御薦。聯中六名進士。上名陳祖言。下名樓林。及選官用陞甲恩如第五名授職。此急人疾病之報也。

女人心正　吳中有一靈鬼。善能婬人婦女。又能致金帛首飾以與婦家。崑山真義民有一女。將被汙。女曰。涇西某氏女容貌甚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再至。此正心却鬼之報也。

輪廻說　宋靜菴學士劉謐三教平心論曰張横渠不信輪廻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廻爲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廻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廻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内欲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即病目醫療不效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録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於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内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廻說矣乃以釋氏輪廻之說爲非是何其不之察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旣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名臣言行録載王荆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荆公髣彿見雱荷鐵枷立於門

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修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教不足行謂暴爲無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謂之仁術宋郊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沉亂之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湎爲招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

物各有主若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婬之戒爲癡說則美反正刺淫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婬也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絶見戴礼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則繫辞云遊魂爲变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則是旣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闇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悪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致縱有罪以長姦悪况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

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能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刱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廻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鐵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讟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

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廻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如大地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可不兢兢業業。晝驚夕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知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惟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耳。李士謙曰。杜宇爲鶗鴂。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黄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斯言皆出儒典。豈釋教之所構哉。

業有三報　道安法師。二教論云。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兇邪而致慶。此

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輕業故輕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雷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現爲皇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斯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不無之。

終畢